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目錄

廣西

布政使

胡智　伍希淵

龐泮　陳奎

魏一恭　許應元

參政

張昺　周源

胡堯元

參議

林興祖　朱驥

顧中立　吳鼎

沈寵

按察使

楊世華

副使

劉仁宅　廖紀

楊必進　查鐸

趙伊　鄭一信

錢立

僉事

鄭觀　熊景

邵清　袁泰

章熙

知府

蔡蒙　李昊

曹琚　鍾[illegible]

衡岳　華愛

鄭舜臣　郭鼎忠

同知

葉禎　伊伯熊

通判

桑悅

知州

蔡運

州同知

張鐸

州判官

王濟

教授

李文利

驛丞

杜常

仁和俞思冲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唐徐象橒　刊行

廣西

布政使

廣西左布政使胡智　實錄

智字宗愚浙江會稽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夏大旱智疑有寃獄未伸悉按部内諸司獄有繼母不安其室子諫之者繼母誣以不孝智㡯得其情訊之遂釋其子宣德間陞廣西副使龍州與交阯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敢㠯爭景泰初陞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十餘年足跡

未嘗入公門至是卒

廣西右布政使伍公希淵神道碑　李東陽

伍氏世居吉安之安福元季有性中者以鄉兵扞州里生子洪國初以春秋舉進士爲臨淸縣丞是爲公高祖處士諱逑逕者爲公曾祖知樂淸縣贈監察御史諱寛者爲公祖封刑部員外郎諱彼祥者公考也公諱希淵字孟賢少敏悟季父御史驥奇之言于刑部公俾與從弟希閔同受世業一日塾師請辭曰吾不能爲二子師也天順己卯公舉鄉貢癸未試禮部彭文憲公以春秋宗一時適主試事擢公爲第四人經義梓行者不竄一字甲申登二甲進士授刑部四

川司主事未踰年尚書以爲能令勘獄北畿歸稱
旨有大臣薦爲按察僉事例以資格弗許遷員外郎
進陝西司郎中決南畿重辟及録浙江繫囚多所開
釋復薦爲大理寺丞不果有中貴臣銜命讞獄尚書
以下禁莫敢抗公執論侃侃靡之不肯退坐是賈怨
奪以詿誤出爲廣州府同知會後山有剽寇承檄與
按察使陶魯分路進捕多所擒獲仍條軍籍陳便宜
二十事御史爲下列郡行之民相與語曰非伍武守
幾不可爲郡矣傳聞京師擢知府公益自展布事無
劇易務力爲之嘗相水作陂堰多積穀爲備嘗置保

伍使民自相扞衛徵科差役必審定丁戶凡所規畫有至今存者獄訟尤所習辯察面折庭無留案與學表善取鄉先達遺文刻于郡齋時集諸生羣說經史以風厲之登上第爲顯官者踵相屬每部使舉郡縣能吏必爲稱首一月間吏部連擬雲南按察副使及湖浙參政皆不果弘治己酉九載考績王端毅公爲吏部方欲進用而巡撫都御史請還公舊治乃擢廣東右參政諸路習聞公名皆安其教令不敢犯乙卯遷廣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遂丁刑部公憂繼母劉宜人亦喪家居數年公亦謝事不復仕而子符已進

雲南右布政使爲用事者所中就理浙藩既而用事
者敗始得白歸比有後命公已屬疾踰旬而卒公寬
厚略逵不設崖谷而中有介辨解紛治錯告談笑爲
之雖身職牧長若不盡其用者事繼母甚孝謹撫二
弟遣子女皆底成立官所入俸稟爲奉養賓祭費餘
輒以分予姪甥暨諸姻族賻喪給婚不可勝紀生正統
丁巳九月卒正德辛未四月年七十五

明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拙菴伍公希淵墓
表　　莆田林俊

正德辛未卒廣西右轄拙菴公也子符亦右轄湖南

留侍未赴得自盡于公碑銘二筆得吾師少師西涯
翁吾友少宰圭峰翁二翁名宗工良劇矣左轄吾閩
又屬俊表其墓嗚呼其無已是心乎公諱希淵字孟
賢伍出安成顯姓安成擅春秋伍尤正傳公在諸生
與羣從兪憲君希閔號雙壁天順癸未公會試禮部
名第四程式之文無涉支潤名一日震京師傳冩之
天下爲奇歷刑部屬予辱尾公後繙閱舊牘法比精
練公獨先輩人英抱直槩同官能道者部之大獄兩
畿之大獄浙之慮囚皆擇能授公公當輒平爲司寇
諸老鑒賞薦憲臺憲爲 廷尉丞坐與審錄貫阮乎是非

陽雖公屈而竟行其中同知廣州清戎多襲具文公搜摘弊隱二十事中其肯綮御史行其式爲式郡事屬公寬伸滯流費省而諠以寂有無公不成府之謠分攝山後劇賊謀預機先與陶察使晉功爲埒部知廣之宜公也擢爲其府知府臨人出政預有以埶其利孔清其弊源布行其寬大以基敎化宜其下以予乎其上之人官能連摧憲使藩參連薦廣士民在京師者羣然譁所欲留部知廣之果宜公也擢爲其藩參政令行于百越嶺海之間人人指爲鉅人長德左官放臣恃若地主若疾得醫風雨得大廈以庇婣族

紆聚之施亦然立弟之孤祿之入至妥而盡爾不事婚娶規規然校禮納人爵忌諱既遷廣西右布政使念父員外翁春秋高紆道省林下因得以視藥視飲親埶以自盡于翁及其劉氏繼母喪既除遂無四方之志而符亦進士累如公官鄉以爲難公亦爲之私慰嗚呼外藩之重至方伯而極矣昔柳公綽與子仲郢並節度使公同也公綽善事繼母又同柳取進士四人伍八人公及符及正郎全祖孫三世柳其或少也仲郢及玭之到將無同乎伍自御史翁冤員外翁體祥德厚開先公世引之柳根葉之論殆然乎謂孝

友敬忠食之醯醬伍無一日無基田雲物固有席津
潤而被龍光者矣表以弁俟之

廣西左布政使龎公泮墓志銘　夏鍭

公諱泮字原化別號片齋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試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幸進一斥賤異敎妄術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爲敵怨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衆遨遨危公雖長貳皆以爲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責獨任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爲副從尚多未針所幸遭遇　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即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吉戊午陞福建

右叅政近年大理之貳以待科道之交次者公所擬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縣庫被掠縣官利任得盜雜捕平民二十人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縱知縣丞簿既而以才力總督糧事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劾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以祀勉齋王戍補河南右布政使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兩帖取洛陽牡丹

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影及冢墓卒不與甲子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爲叛謀調發旁午具有成績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等交章留公不顧也旣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七其先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王者仕唐爲總管十三世曰正巳宋大中祥符間爲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靜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科給事中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爲左右顧覦分所當行僉若嗜

欲挈利害而趨之不可抛挽予年十七八纔少知趨
向口不爲常兒語嘗爲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
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胡邦衡公曰吾輩耳中不可
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人如此
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某日合葬
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壙中予
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韓柳
氏更若理到辭推許過實要爲不薄吾文也況櫟又
以爲言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怏發爲詩文
視其爲人有諫垣薇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略

若干卷藏于家或曰前所舉十六疏者若又出姓名指列某事以爲後、后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亨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許奏　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時忌幾死二刑部郎中丁圻　斷事横下詔獄三武岡知州劉遜見搆藩府四中官　文鼎言家法忤旨五威寧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　乘轎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京師大水十陝西旱災　十一内監請備元宵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十三侯　伯周彧張鶴齡縱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於法十工　歐李廣十死十六嘗暢張搆許時適有知名巳歿大臣視事兩浙及若有助張者

幷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於未死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之銘曰志則難於舉世嘻嘻蹇蹇匪躬臣實以之若鋼臣心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猰貐亦有自持公一不少氣隘殿墀惴惴小夫便汗弗支台不能言我爲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廣西左布政使陳公奎墓表　　嚴嵩

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陳公以嘉靖乙酉四月十五日卒於南昌之里第公諱奎字文表始爲諸生學成久弗試部使以年例黜之或曰名士可失乎復之遂領省薦登弘治己未進士除廣濟知縣爲縣有名召爲監察御史時逆瑾用事公往覈甘肅邊餉忤瑾意摭公微過逮赴詔獄久之得白擢山西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廣西左使凡仕二十餘年其行事可紀者衆矣在廣濟廉正率僚開戒私謁脩號臨訟常伺吏得失爲傾附計公治其桀黠者數人

舉黨爲敢刊論俗之文教民行冠婚諸禮改作廟學
貿民地以廣黌舍程藝相勸學者由是日起歲大侵
貽書富民咸願出宿峙助賑全活甚衆罪贖所入至
瓜代粟積不下數萬邑人銘其政于石在御史論事
無所避出按廣西風采聳峻臨試事稱得士在山西
築城南關工費甚鉅公規畫有方城成汾河大決將
逼城民惶擾不知所爲時方歲凶公廩粟二千七百
有奇募貧民計口日給令濬河導流由故道城得不
滅而饑者亦賴以賑屢殄劇寇而不任其功公前後
所歷皆憲職慎於刑獄精斷明恕寃正吏府運筆如

流吏拖案立不得出一語歷歘大辟可疑者率破械釋之而姦贓之吏則按劾無少貸葢公施於政者如此然以性直不能隨世俛仰爲貴要所忌復不根之謗言者論公前在河南嘗爲逆藩市馬朝廷下所司考驗無幾微實跡雖事枉得白而公已倦且休矣屬疾方尉冠通奉使南方聞道歸侍公無他語但救以守官報國葬制從儉而已陳氏之先爲江州人後徙吉水五世祖天錫徙南昌天錫生子隆子隆生銘銘生聰浙江餘姚縣簿公之考也贈監察御史聞諸君子之論曰大夫飾巳厲行期自樹過事敢往有爲乃

一遭汚蔑卒賂抑終其身惜哉嗟夫愛憎異情譽毀

易論今之士其不幸而蒙此者亦多矣豈獨公哉

廣西左布政使魏公一恭傳 李從用附

柯維騏

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莆田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溫州府推官郡中張璁當路一子弟恃勢慢忽官府一恭擒而[illegible]之境內肅然民為立生祠轉撫州府同知擢刑部員外郎論事忤堂官謫潮州府通判轉揚州府同知擢廣西提學僉事浙江按察副使嘉靖丁未一恭坐鎮四明郡而開府朱紈以行部至時有倡議於定海邑海島中築城且列置戍候朱徑可其語一恭奏記開府曰是役也非費巨萬更再歲不能卒

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即舉而棄之無益也
絕不可行朱迺擬守巡二大夫偕一恭同歷海壖睹
形勢既至朱指畫上下躍然抵掌以爲倡議者言便
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迺以面詢一恭視一恭復持
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盻故作望洋
不顧朱爲一恭好乖其意不懌甚已而朱復以大捷
盛帳具宴一恭語諸佐吏曰海上幸㡣無事吾曹莫
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已而强從宴宴之日定海
令具金花文綺自開府下至什官各有差一恭獨掉
頭麾卻朱目攝之一恭不以爲意朱僞生所上爲之

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即罷宴後廼以他事劾論一恭
琉已驛發矣御史裴紳力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廼
遺疾騎使間道追還已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山
東右布政使廣西左布政使俱有勞績其未擢左使
也山東廣西士大夫羣赴吏部爭乞一恭再任未幾卒
于任年六十五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清約累官行李
蕭然無長物過里敝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
取雖交際微物亦所却祭米多訾其形人之短一恭
聞之不爲變也一恭之後有李德用字于文號弦所
棣江人嘉靖庚子鄉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而宦

貧不能養交六年弗遷藩司亦弗與考績德用因病閒歸省懇乞致仕不俟報徑歸殷分巡知德用清苦檄縣贖金百兩為贐堅辭不受卒于途父老葉卹金亭以旌其節又立祠縣左子參見萬曆甲戌進士

廣西右布政使許公應元墓志銘　侯一元

嘉靖乙丑茗山許公卒公諱應元字子春生而絕敏數歲日誦數百言爲諸老先生所賞異年十五爲博士弟子二十而舉嘉靖乙酉鄉試已丑赴試春官太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寘高列爭之主試不能得志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衆進士倫公復品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傴僂[illegible]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惆然應制諸詩籍籍傳矣吏部李公開先見之亟嗟服爲盛唐雅調焉

州故敝士久不舉公至則闢泰山書院簡才士濯磨敎之士遂遠舉文風大振有豪右罹死法賂權貴人以請公不為撓竟斃之廉白自持苞苴斷絕減節民力不以媚上嘗有史僉事者怒其簡薄捽僚吏欲笞之公從容進曰饋之不豐知州罪也請代僚吏僉事不顧公出即投劾自免於是撫按交慰留公而僉事亦內愧去無何以能理劇役調泰州治如泰安泰人有張御史者陰鷙常狙伺持吏短長橫州中公至張伺無所得即惛伏不敢恌法居一年所丁父平厓公之憂以歸服竟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

國者幸於　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复欲得
名士即陰推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
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
之事竣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使爲江西
提學又辭其轉爲虞衡郎也董鑄錢治盔甲日與中
貴人從事而公端凝自持未嘗與私語中貴人亦莫
不敬公者逮歲甲辰則公爲郎六載矣乃遷夔州府
知府夔者楚蜀孔道交夷漢集兵民民罷事蝟號難
治公馴以廉靖馭以平典時斥其桀黠者法之郡以
蘇息日勸學敦士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故蹟盡

祠祀之所古嘯詠篇什流傳以儒飾吏彬如也而夔之治遂為一道最己酉擢四川按察副使甫上而値執政者新用事求故相所厚翦之而公素不交執政則以為故相所厚也又有前使事即嗾言者彈公御史大夫屠公僑者剛正人也為抗言于朝曰大夫許于為郎久之乃出為遠郡又久之乃遷若此者而術謂之干進耶於是素使愈白然猶調為廣西副使兼撫夷夷侵蝕郡縣久公患之為上三議曰責田主嚴罰格吏旗軍大畧主守監護田者抑夷奪之食猶予招畫使自屈而已事皆施用已又攝兵府江誅巨獞三

馬巨獞者莫氏兄弟凡三人以雄勇名兩粤間往數歲嘗大嘯聚破城殺吏討之漏刀去前兵備以獲報而罷兵及是則復出猖甚公懲前事計必得因設方略陰部勒購土人洨句而三兇授首江道底寧督府將上其功公念事聞前兵備且得罪遞力沮不復上聞者益莫不多公閒治獄有觸法當遠戍者而人甚衆公弟讁其一二人餘悉未減御史則欲盡讁之公曰法如是足矣且戍者皆當發閭左護其行本以懲姦也而甚病民不可凡公之措意弘厚類是也乙卯遷遼東苑馬寺卿又孳孳條牧政八事明年轉爲雲

南布政司叅政未上而奔太宜人之喪已未起補福建時倭夷整居縱掠諸將守便宜趦趄不戰且久公至則慷慨薦食厲兵以寡擊衆遂大破賊多首虜功而公終守正不以私於當事者事上亦竟不録也然公去閩半歲間則後守者嚌敗賊逕入與化塗地矣壬戌爲雲南按察使明年徙今官所在有績廣西父老迎公蓋欣欣喜而泣也然公再歷瘴鄉憂民惕貴貌亦侵尋爲之敝矣歲甲子卒 得年僅六十悲夫所著曰水部稿曰府堂稿所撰次曰春秋內傳列國語曰史記抄曰漢語今若干卷

廣西布政司右參政張昺傳　實錄

張昺字勉夫吳縣人父以常永樂甲辰進士爲河南遂平知縣改永平灤州學正昺侍學於灤永樂丁酉中順天府鄉試授揚州江都縣學訓導秩滿用薦試上國觀光賦等題陞監察御史昺以身許國知無不言嘗出按山西體察民隱密封奏之其言激切有古諫臣之風而不便者媒以他事必欲陷昺以成賴憲廟仁聖卒保宥之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丁母憂歸未幾卒年止四十有九昺氣宇剛方閨門之間亦

以之爲矜式

廣西左參政周公源墓志銘　吳

公諱源字本清別號直齋周氏爲武昌著姓其先有諱壽者仕元爲翰林直學士曾祖諱仲彰隱居不仕祖諱緝永清典史　文皇帝靖難兵起永清公佩印南奔將他岡事泄械送京師　上義之貸其死謫戍興州父諱嶽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沒贈知府母邵氏繼母張氏俱贈恭人公少莊重喜讀書弱冠遊邑庠益親師友勤學問遂有聲場屋中景泰元年湖廣鄉試卒業太學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恒以別白邪正爲心每言小人過雖小宜遏其微君子不幸而有詿誤

不可以不拯捄議者謂識大體未幾奉勅清理河南
軍政時姦弊多吏不能革有養乞兒補籍伍指同名
以覬免役者公悉為正之成化丙戌巡按貴州舉廉
黜貪有大吏為劾去卒無怨言金竹安撫司安撫金
澄為叔鐸所鴆其繼母王氏發之鐸遂誣王與澄亂
且云有娠王不勝拷掠竟誣服禁踰年無驗公至為
直其冤乃寘鐸于法丁亥丁外艱服闋 上命公賑
濟大興等縣所活民以萬計招撫流亡三千餘家適
揚州守缺吏部以揚南北要衝苦役繁且値歲饑民
不能堪遂奏公補之公規畫有方供費不歛而民不

知勞時有鹽商曹隆買妾楊氏楊攜韓氏兒祥依隆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因誣其仇張俊潛入城濠洗血匿刀水中邏者縛以見公祥以刀未獲不即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墜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今人沒水取之祥遂引服與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普普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殺夫繫獄數年不決公得其狀出坦公在揚所斷疑獄如此類者甚衆不能一一記也丁酉以內艱去位服闋改臨江府臨江民好訟株連蔓引動千百人比揚尤號難治公聽決如流獄無滯囚甲辰陞廣西左參政分守梆

州郴之都指揮王英暴且貪士卒不勝擾譁而出城幾欲爲變公聞之急馳至諭以禍福遣歸營且劾英罪卒乃聽命丙午公年滿七十謝政歸鄉里日與故舊飲酒哦詩爲樂有語州郡短長者輒不應弘治癸亥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七公平居謹厚退然若不能言及居官臨事則精明果斷吏不能欺勢不能屈而其要卒歸于仁厚與人交一以至誠未嘗爲游詞僞色雖奴隷之賤與其語惟恐傷之故見之者皆怡然無不滿之色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焉嗚呼公可謂鉅人長者矣

贈右布政使廣西叅政胡公堯元傳　胡直

胡堯元蒲圻人兒時游白石山謁顏真卿祠嘆曰大丈夫殉國血食斯土榮名豈有旣乎慨然自許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督金鳶馬房諸倉閹人谷大用者瑾黨也嘗以門客屬公公沮辱之司徒王瓊以谷言責公公曰官至尚書倚若爲氷山耶瓊大恚亟謀去之冡宰楊一清雅知公以司徒言薄謫高郵州同知州逕河故邪溝也水自淮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秋湖水溢宕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

為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州民好淫祀士女祀之東嶽無忌公毀之更為文游臺祀蘇東坡黃山谷孫莘老秦淮海四賢華諸生其中攝江都邑亭丁丑　上詔侯指揮妻馬氏入宮言官諫不聽乃之疏略曰漢遴役宮家人子入侍唐納壽王妃職為亂階　上不納閹人史奏督制御服還京所過郡邑賊殺以辜甚眾公抗疏條其數乞詔法司訊鞫梟史奏首都門謝百姓復斬從首以謝史奏時人人為公危　上寬仁無遽人咲不賢之戊寅冬

遷江西瑞州府通判明年六月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逵死之公自吳城聞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伏間道五百里還郡被執寮屬亡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諭之以守無貳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即日具疏 上召使人欄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爲守僞駙馬李蕃掠城中乃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城俱亡汝其爲計黃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爲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井以死公乃簡壯士盛官僞詐稱迎濠伏兵石鼓潭擒之斬首九十四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免乎

守仁遂屬以兵使備賊無西公曰濠無西意第恐東下爲憂耳乃使人聲言瑞兵十萬且至夜城西隅忽墜城中鼓譟謂瑞兵至矣濠懼修戰守之具甚備七月朔帥兵趨南京守仁屬公勵壯士前戰于王家渡僞都督凌十一馳馬向公佯却竟發一矢射死之擒賊閔瑞追戮于八字腦擒殺二百七人師次鄱陽湖南風急公曰賊衆難以乎東風縱火可得志也或謂風無常難恃公曰詩逆自天何疑哉乃與吉安守伍文定部分將士縱火焚賊舟遂俘濠賊平始還郡黃氏曰吾與君得生益天佑社稷耳元以郡承師旅之

後務在拊循爲條教下諸州邑訪故老咨民利病清
獄市輕徭薄賦郊行勸課農桑賑貧恤死施藥療疾
會郡中徭費三千餘金嘉靖壬午詔以江西功授廣
西右參政督總糧儲巡察邊務洛容邑爲賊陷幾廢
公復之建桂林書院買田百畝給筆札膏燭選學官
明經者爲師諸生各以其經受業焉土酋岑猛守田
州以兵力自凌轢他郡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
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經營
賊請釋名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
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恩討之晚矣乃條

陷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帥難之不從以和名果以震去知共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帥違若言敗若深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韓門贖罪當道欲致二人于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多附蓋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矣公乃深入東蘭那地金城諸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　天子可之鏌問計將安出公曰岑施王達為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其立功還故職則二人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

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思使恩堅壁撻艮三心以游兵刦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旅待湖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亾能爲也若餘兵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兵從後擊之賊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親在馬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以啗吭之功乃萬全策耳鏌奇之遂屬公鎮南京湖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八萬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

書寛狀抵鎮鎮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將陸
紋號爲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
選精騎馳射之殺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
後授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
以其女失愛於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
希儀等察千戶趙臣雅善璋遣臣抵璋所得與猛相
讐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佯以姻故遣千
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内
應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夕可至交趾猛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

萬人擣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謝曰猛欲走
安南璋縶之亾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
乃紿猛曰天兵已退當為君奏白寃狀遂為疏令猛
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在置酒賀猛持酖酒一杯進
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遂飲酒以死璋
斬其首并佩印遣使至軍門上至所分兵復斬賊將
王林等初公開邦彥授首恐非眞進髗密巢竊驗之
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與
至横州卒時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知州陳堯恩
視其行李唯夏衣數襲圖書盈篋發公内帑殮焉士

民哀之如喪考妣請立祠大中丞石金疏其死國事
乞贈官立祠以祭詔曰胡堯元實死國事贈中奉大
夫右布政使祠桂林

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林君與祖墓表

楊士奇

廣西布政使司參議林公永樂九年九月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一林之先居光州固始唐末諱靖者從王審知于閩以功封忠烈侯終于閩子孫遂家福清至元諱廷玉隱居不仕生考亭書院山長時中山長生福建行省員外郎子華公父也員外元季鎮潮州又家於潮公諱與祖字伯禎幼穎敏嗜學七歲而孤母陳守節教育之稍長出從明師十四能屬文十五從

師授春秋經日習舉子業家貧教授以養母而能盡孝母嘗坐舅氏累及至縣庭將笞之公叩頭哭哀請代笞縣併釋其母子翌日縣以禮幣舉孝廉上京師授山東蓬萊縣主簿持恭愼凜然冰蘖之操三年坐稽公務降龍江驛丞丁母憂去服闋改儀眞遞運大使陞邵武府倉大使郡中歲饑尚書夏公蒞巡撫福建得便宜行事郡集其屬謂曰民莩可憫孰能詣巡撫求賑者方隆暑炎赫衆莫應公曰與祖當行即懷郡牘晝夜倍程以進夏公覽牒從容未有言公懇懇言民命危急仰公如慈母義形於色夏公遽檄郡發

廩〻活數萬口郡守丁原振薦公于朝陞當塗知縣有愷悌之政與學育才表善厲俗而廉操如蓬萊吏民戴之滿一載歷代府長史賜勑諭及襲衣文綺當塗耆老數十人伏闕下乞留不得皆涕泣去公爲長史以夜思所以匡輔之道疏陳十餘事又隨事直諫不見聽朝廷知之召還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居無幾陞廣西右參議時安南逆命朝廷方出師討叛命馳驛之任既至即躬詣邊境周視險易繪圖以進且獻所規畫又請兵之所加止罪叛逆預禁將士俘獲生口用慰來蘇之望踰年安南平郡縣其地調交阯[illegible]

悔降附振起凋瘵夙夜盡心焉一日餘寇夜叛公守弩灘城所招降三十餘人皆在城中寇圍城急主帥慮三十人生變將盡殺之公曰吾既許以不死殺之不信將何以得後來者且三十人何能爲卒不殺而寇解圍去公在交阯再歲朔京師至藤縣卒其爲人端重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寡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爲學正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公至廣西若與其子同學業成厚贐遣歸後政亦致通顯公治官有實惠及人性澹泊不適貨利家無餘貲惟積書數千卷嘗指示其子曰吾以是遺爾足矣好爲古文所著詩有棠陰集藏于家

廣西左參議朱公驥墓志銘　韓雍

公諱驥字漢房姓朱先世爲琴川文學里人祖以上隱德弗仕父士進樂善好施鄉稱長者母蔣有淑行公自幼警穎絕人八九歲能涉獵經史十三爲詩屬文有老成句弱冠父命爲邑庠生孜孜力學不懈寒暑正統戊午領京闈鄉薦隨値外艱家居哀毀骨立後三年壬戌始克登劉儼榜進士公風儀秀雅文思煥發題詠述作迥出人右而揮毫染翰遒勁美麗自成一家朝士甚器重之未幾　上命典遂府喪事克稱任使王深嘉之癸亥擢大行人奉使所至宜　上

德廷下倩不愧任使而與人辨論古今人物得失事
成敗利鈍傾座歛聽議者謂其誠有專對之才既而
敘賢勞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侃論事不爲權貴
所屈嘗出按淮南諸處風稜峻整民吏震慑剖決訟
獄筆無停思所至人皆以才御史稱之閱三載受勅
贈其考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母妻俱封孺人時
廣西盜寇竊發民不堪命藩臬諸司官皆簡才望卓
卓者往任當道遂薦公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公至籌
畫可以弭盜事宜若干條獻策於主帥安遠侯柳公
安遠雅信重惟其言是聽以行多所克捷盜賊平安

遠以公多奇功聞於朝陞公廣西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已而盜復起公從安遠出伐籌畫益多渠魁就擒餘黨悉平朝廷知其由遣中使齎璽書金帛即軍前諭勞甚至公之平生所樹立章章若此凡其僚屬與朝之縉紳士大夫率以卿輔期之而公以公事入京便道過鄉罹疾遂不起嗚呼傷哉公生於永樂丁酉九月卒天順壬午正月年四十有六

左山先生顧公中立傳　　徐獻忠

左山先生顧公名中立字伯從華亭顧氏出自梁橫門侍郎野王郡中名家稱顧氏幾與陸伯言後世等國初居柘林以詩著者名景暘生彥廸永樂間以儒士徵君英國幕府於先生爲高祖彥廸生仁仁生璐任早口尉璐生斌中鄉舉仕典寧令以循良稱娶康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垂髫時補邑弟子貟正德丙子鄉薦與其弟中孚同丙戌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後轉北部以望選舉本科看詳諸司章奏者三年後以便養太宜人復乞南改授禮部儀制司郎中逾年

補山東按察司僉事滿考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毋
老乞終養歸先生自幼穎達書過目卽通大義顧文
儁公清聞其奇俊以心正則筆正題試之頃刻屬草
運於身者皆氣也而所以生則存乎心文儁大異之
遂收置門下爲高弟子其在刑曹叅駁詳愼多所平
反聲稱偉然在山東力持綱紀屬吏不法者往往解
印綬去監司有疑議多取決焉有邑令犯贓先期取
赴部請發文銓曹摭歸罪之其志務在愛養小民非
立名也青徐間歲侵流離載道亟欲賑之有司以未
得請爲慮先生曰人死不能須臾有咎當自承之以

是全活者甚衆其設法捕蝗尤爲省便以威望推督鋃鐺姦宄帖息究其用世之才什未一二而政績已卓然矣任刑部員外郎時獲以恩例贈封父母後得日侍太宜人雖仕路方達欣然棄官歸人咸重之長兄中行早世撫視其孤竟有成立與弟少相敦愛至老不替先生既乞歸弟亦棄官相從林壑間一景可適一味可甘未嘗不共也其孝友之性出自天成如是宅之西偏有地數畝闢爲園池花竹蔚然可賞因以洪厓名其堂花辰雪夕與三四良朋舉酒賦詩不復料理人間事諸所酬應悉出自內因得暢然適其

情脫更杜門養靜獨處一室扁曰鐵漢窩探討名籍讎校甚多聞一奇書必搆搆而得之必了其義勸則偃息適則高唫其所自得巳多矣有道人薛頭陀者聞其風謂可與入道也造先生居終日少語長夜無寐欲授以長生訣先生雖善待之謂人之正氣自可長留於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先生賦性本自剛明直諒而靜虛公家法復方嚴且里中先輩若夏之夫之敦素張莊簡之清正顧文僖之真純日常誦法不置故其居身有尺度仕宦無詭訾吾黨良士如先生更幾人哉所著詩文若干卷名洪厓堂

集四子務學向往咸有端緒雖未入仕固已有後矣予與先生締交久一旦萎謝悵望靡及固輯其行略爲傳云　徐子曰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尚有典刑顧子雖言往追思其槩行歷歷可程法後生自砥以立名節將不有述輙耶孔子思見君子曰斯可矣茲雖傷感衰周未俗要之上世聖人固不多生而師資之道未嘗闕也嗟乎如先生不謂君子者乎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吳先生鼎墓志銘

許相卿

吳君諱鼎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氏贈封並安人君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爲止選錢塘文學弟子員朗秀駿踔氣蓋一時矜佩少年諸司勸學較藝輒皆取君冠其曹君正德中進士釋褐試吏尹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優佷習游惰公私玩敝謾偷政廢不舉糾紛十倍小邑宿吏側目少君君頴識敏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君

治行與等堪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
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
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
饋不贏中貴人大缺望憤詬呼捽君鋭身先民吏當
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
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者徵爲南京刑部
主事改南京兵部以承德公喪罷歸除喪謁告不任
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
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參議乞侍養以何病卒年
五十三君方病甚二童奴擁之坐氣漸微而神不亂

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於吾兒之手二子舉扶代之若將寐者而絕君起寒約性鯁諒力學自立危行不疑恥婾婀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已俗或病其不諧以哆僧口然居約奉繼母當其心裝嫁四女弟甚周與人謀必為之盡當官事閩利病直往敢任不顧計前却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一時顯望魁人往往折輩行慕與之交然仕不充志壽不盡年懷挾其所未究湛然長終已知君者莫不傷懷垂涕云君生好文特甚其為臨淮罷劇猶手一編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達遂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

博文邃古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巳交驩與相下上其論既謝病屏居愈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之說古金石竹簡之傳旁逮外家雜說譎誕恠迂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雋飫醇酣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決藩入奧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瞻蔚閎肆能盡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西京氣骨君卒歲一訪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扼腕論文纚纚弗能休予曰雅哉辯然非藝乎末耳吾畏弗事此也久矣君素多病奈何敝精以徇末孰與欽英沃根毓神以貴而生

乎君惟然離席曰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將從子於忠

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彌衆不容自解免

焉每一篇出學者爭傳誦之鄧諸老先生辯博能言

者皆自以爲弗及也時有紀述莫適自任必推泉亭

先生云二子好學世其家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沈君寵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樂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負聲千里不見不已所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内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所受軒因同至南都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叅園公怜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

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
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
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卽世此君履歷之終始也
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
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
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黜
貪墨與正學别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蕩九龍潦巢
窩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爲令時保全
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爲御史監司劾姦遏惡
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執法之職旣不相

同而壯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
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
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
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
臨校深爲嘆賞檄聘君偕與梅宛溪參政主其席諸生
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爲之倡
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專施于自
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
爲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山縣
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

疾者慨與論學亹亹不倦或問君留欢云何君答曰

已無物矣顧子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楊公世華墓志銘

孫鑛

按察使楊公者諱世華字懋成別號完愚我大母忠烈夫人從孫也楊在姚中為顯姓登仕籍者甚衆廼我外曾王父拙菴公獨隱居不仕然好書有遠識宗人重焉晩乃以貲為郎我大父忠烈公壻楊氏實拙菴公才選者也孫氏自忠烈公始顯而大母夫人治家有法不異孟氏母子孫惟所自咸重外家以故孫氏楊氏視他外家兄弟誼尤篤如同姓云拙菴公諱

岑生雲坡公諱節工楷書嘗以鴻臚郎直兩制忤閹
劉瑾謫袁州幕鬱鬱不得志遷倅高郵歸晩年畫尤
精人得其手跡者咸寶之生古愚公諱大綱不仕以
孝友名有五丈夫子長世芳嘉靖丁未進士汀州知
府次世英庠生次卽按察公次世美世蕃皆庠生余
四歲時在京都識兄汀州公卽如從兄不異十三歲
寓郡城始識我完愚兄是歲嘉靖乙卯兄始登鄉舉
也明年上春官不第時汀州公在刑部因留京師益
篤志本業武進吴太史可行慕之延以訓其弟中行
壬戌兄登進士時余在家仲兄宗伯公謂余曰十四

兄因宜中前巳未時在儀司見其落卷實佳兄益行十四也是歲除南刑部主事治獄持平例未嘗傳致人罪隸比者皆不怨晉員外郎郎中隆慶改元實授先是我伯父以汀州公在刑部贈主事至是乃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陝西司郎中云明年兄擢撫州知府以仁恕為政不苛擾窮谷頌德庚午冬上計京師余燕飲間問兄曰聞茲郡巨室多當不無掣肘將奈何兄曰彼地尚禮吾敬之如禮借禮者多自愛設有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也寧重銜我在坐或曰江右訟師善為幻有訟者卽

以其黨僞爲見訟者惶恐伏罪比爰書定冤者尚不知兄不答言者去兄乃告余曰此所謂紙棺材者此必關財產事今訟勝則且匿其案倏十餘年後斷茲獄者皆去乃往摭其業彼亦必訟然舊案在欲覆獄難矣第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儻類此我寧遲之間密詢之閒幷久之眞情自出度無僞獄案乃定若夫爭鬬須見決者此自難以僞何慮此二者足知撫州政矣後二年遷廣東副使兩臺留之仍徙江西治如故弘大體不汲汲爭名然自檢則甚密法有不可卽直指前必力爭之萬曆乙亥轉山東叅政督吳中稅

推誠與人不甚見短長賢者悅服不肖者亦茲然其知所覺以故彼地人情雖不盡然見兄則心醉人人皆謂參知公親巳共行政不廢催科第不以嚴刑促之貧乏者或暫與假貸時時見爲不得已民亦知兄呴濡之相勉完賦每歲竟課賦額有倪左史之最焉踰二年擢廣西按察使兄敭歷久益精政術事皆迎刃解粵西又少事案牘甚清又兼有禦寇功錚錚向開府列卿矣會時政方尚苛察兄矯以悖大見謂不綜核有同年友在要路急欲相引兄于于應之要人不悅忽有部察宗府長史凡長厚者多罷兄亦在罷

中以致仕歸兄生平鮮喜怒或有所忤不見於色待
其人如故久之若忘性緩頗每以緩集事在南曹有
公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兄第遥呼曰來其
人返問故兄曰姑坐因纏繇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
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又有大獄或先爲飛語云將
投重賄又云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事以灼灼宜急具
獄無使隙生兄故徐之衆屢促兄曰某事未的已又
曰待某證至既而情得與初所鞫殊斷賄亦竟不來
前云云者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衆乃皆服
居鄉亦大略然陳恭爲公嘗曰人人完愚悶悶然其

於世情極透發必中的又常蚤覺有人所難者彼固易之勝彼察察矣宦無贏貲倘儻舍以居田不多恒躬課耕耨盛暑僕僕田間既而食指漸繁饔飱幾不繼處之自若時與閭里相過從道宿昔爲樂不立畦徑間訂約爲會弈棋飲酒兄不善酒然喜治具不厭曩受業生吳君中行後爲翰林編修以直諫杖闕下既復起官論名震四海人視其言爲輕重甚推轂兄會柴與時忤言不入故兄竟不起吳君嘗告余曰人謂我師才短然我知之其實有餘世自重彼假俐者耳余自童時兄視之如弟時時提耳訓誨有疑事質

於兄兄必詳論始末直示所以調劑者余敬聽之迄無恙余甲申丁母太夫人憂歸與兄相從七年近丁酉解組歸又七年非兄它出無半月不面聞追隨棋酒間眞不異手足而今已矣有過誰我箴余荃痛之甚焉兄敦於天倫長兄宦達無論矣仲兄叅世買山葬之壬戌兄試禮闈甫畢役榜尚未出夢仲兄哀語相勞若云汝今已登甲第獨我長湮耳即卒之日也非天性篤至安能冥感如此兩弟在青衿尤屢顧恤少弟卒亦爲理葬事仍鞠育其女爲之擇配族戚貧者時周之不責報問兄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日卒萬曆癸卯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九

廣西按察司副使劉公仁宅行狀　李東陽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宋南渡有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岳鄂間始居華容大父諱必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八歲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湖廣鄉薦辛丑國子正統丙辰拜江西瑞昌知縣躬省田畝教其民始作織事深山中有流民千餘家避者往索賂不得與鬬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議兵事甚急檄公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

劉知縣至矣爭出自辨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士著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犯赤湖河泊所屢被侵盜民困徵納多竄亡公上疏請蠲其稍負若干而更始之瑞昌舊額荻課歲數十萬而非其產每轉易他所貴數倍公請以所產果薪代納民稱其便庚申歲大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盡境而止人甚異之辛酉述職京師廷選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憂去廬墓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勑治南畿盜地用大寧已己巳詔大臣舉可領諸道巡務者公擢廣西按察

副使時嶺賊蠭起梆慶路絕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
先潘闔撫順誅逆羣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
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岡及其家七百人以
滅口公與參政曾公翬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
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
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
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
潯為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曾
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欲遂乃陰遣人上京
師造姦謀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既益橫

乃使人捃摭他事中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去天順初　今上既復儲位竑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戊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丙申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有一公質直沈毅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内閣同王人皆往見贄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用禮上　甚見嘉奬為御史文定嘗過其家徑造卧内見其服用蕭朴歎曰真御史也公去瑞昌三十餘年大夏奉使過汾陽有父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昔公所部民也故來見

君乃述公舊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居起狀皆南望戀戀感慕泣下云

維風篇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初仕為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前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瞯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稱官也劉丈蒙蔴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對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嫌嚴賞劉特先見贊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薦擢為御史劉公為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

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評其吝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僉憲歸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毋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宅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稱善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右忠宣爲黃僉憲聡言見夢醒錄黃僉憲河南新野人文敏過華客忠宣時尚幼

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紀墓志銘　蔣冕

嘉靖六年春巡撫兩廣都御史以田州餘寇猶未就擒檄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往處之公至南寧忽得疾醫診其脉謂身雖不病而脉實病甚恐疾至炎暑不可爲公即星馳還司欲遂解組歸故鄉察家諸公見公飲食起居如平時謂必無他交留之未幾疾果增劇而卒公諱紀字惟修姓廖氏其先自臨江遷黄梅洪武中初設九江衛于湓城令近地民三戶出一兵隷戎籍廖氏與焉故今爲九江人曾祖諱榮貫妣周氏祖諱暹妣馮氏考諱貴從征兩廣督寇以功陞

百戶後以公貴封工部虞衡司郎中妣潘氏贈宜人生七子其二公也自幼穎敏勤學問年十八入德化縣學爲弟子員弘治十一年以詩經中江西鄉選十八年登進士第試政數月適正德改元朝廷以浙之安吉縣爲州難其守詮部謂公明敏嚴重首擢知州事先是民之居鄉落者多恃其險遠凡有徵呼輒避匿甚或族拒弗靖有弄潢池之兵者公旣抵任鋤強薙梗令出惟行於閭左善柔則又加意扶植由是不逞之徒莫不俯首斂跡無敢復肆徵糧令下未旬浹間逋賦悉從上官無敢後者民旣革其故習士風亦

爲之丕變科目數十年乏之人至是遂有領薦賜第者有識者皆曰此賢守造就之功也在任四年巡按御史奏請旌擢及以禮獎勵者凡十有五尋陞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年進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仍在南京未幾丁潘宜人憂服闋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專治濟寧以北河道數月調虞衡司歷兩京四司滿一考以最受誥階奉直大夫仍封厥考及母妻贈封皆如例又數月轉營繕司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承工費於天下府州縣者計數百萬權貴人與司其事者肆意侵牟部從吏及工作之長糾結爲奸朴其爲

公家經費不過五之三四而已物議雖沸騰彼堀穴詭秘莫可究詰公立法句稽累年積弊蕩滌殆盡聲譽由是勃勃以起而從旁側目者已不勝其憤矣銓部恐公為彼所中擢知延平府事四閱月以虔衡府君憂解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傍舍走避者其父母柩多為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巋然無恙人謂為孝感云服再闋改知平陽府未二年遂有忌副之擢在廣西未滿一考中間述職往來餘一年復任未半年遂有南寧之行以至不起距其生成化甲午得年五十有四

廣西按察司副使楊公必進墓志銘

羅洪先

公名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澁塘里人也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遷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敕整飭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嘉靖壬子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翁父雖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公爲人倜儻不羈喜任事自好爲兒時以穎拔爲大父母所愛授之書不甚攻苦輒解悟師爲訓釋時出已意辨駁師莫能難

爲文不繹意往往中肯綮及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壓人　武皇帝時閹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瑾畢真竟抵于法復疏建儲巡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鐵絙扼賊舟且授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銳以公策上白會　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黠盜積歲捕治不得公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爲我詰羣盜乎當貰若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邏卒曰吾何面目復見楊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猺獠峒居險阻

多賄士吏爲耳目士吏旣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塞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閱獄出囚之壯者二百人許其自効陰部勒之夜分篝火自間入諸囚斧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蓋公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翀因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諸猺轉相傳語畏公如神公以爲府江菁密道遠不可驟以兵入則虎兕要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猺疑其言又輿有以綏禍闕出數十人嘗試公召之堂下言語歐歐

比遣歸遺之醪肉或幘巾其後稍稍率諸猺婦來見公既其夫人計令諸猺婦入見夫人又食以糈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猺婦出其夫咸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爲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公密發金公帑而佯諸其使意欲以此鈎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平生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善揣摩情實又能用柔令人曲就己意意有所欲雖冒寒暑風雨蒙謗訕嘗勞勩力爲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所自負當其往來田州見南平村迫於盜俘車徒步相地

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公姓
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猺必走見去之日牽車奔
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爺者欷歔然涕下也新建伯王
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朝竟格于例不
得用歸家大治祠塚爲期會以聯同姓年甚高猶矍
鑠負一日思自爲塚卜黃家凌與巴山吉喜曰去
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病未亟能言
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請後事不一應

廣西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潛園集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沈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諗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殁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爲辭按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宕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

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舉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涵嚌最深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癸上春官不售南還即台山與少傅穎陽許公方伯兆齋蕭公曦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延楠鄧明經岱山採討上下彬彬然盛己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清介絕俗而不欲為崛奇其於卑亦尤曲御其隱諱生棨潤

爲讐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今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郤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升左屢疏劾稽遲冒濫功定替

議將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柷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晉任父老爭欵迎之至則革蒲東停費撤習定爲恭檄勅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獨能匿形

而人言多熒惑先生出示軀之妖謝相知者曰
正人吾不敢犯爲遂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
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
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即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
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
書院倡明理學即單拱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
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
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屢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
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顙鬚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
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

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即口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修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如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

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子三琪清琅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先生卒今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蕃出能世其學固知先生之所延者長也余嘗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忡交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掀臨事而自力毋忝厥職士言何必華以學與於鄉足名其宗蚍蜉於茲丘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廣西趙憲副伊傳　　　戚元佐

趙公伊字子衡恭政公第四子也少有文名弱冠舉進士居官二十餘年家食居其半其始授刑部主事歷也以謝病歸病起乞南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册喪歸已補武選則又以不得于上官歸最後任車駕出爲憲副則浩然以致其政歸大抵公恬曠無欲視官如贅死故旋出旋入不自顧惜然居常以忠孝自厲視國如家自始仕至懸車一日也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人呼之爲小趙及其涖政事事有條不紊而整暇史案手裁中

不得寘刀筆其兵馬官犯罪公立逐之更不關白要路人病其專不計也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具言夜所以格鬬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駕木筏而賈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鞫之語盡合蓋夜抗官兵眞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繫之何罪遂釋其縛而遣之旣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訌上官亦腭眙相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饋發馬金也詰之得自某巢有所請輒斥使去門下而故人忸怩歸

矣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襲乃內附
貴璫外托相嵩于世蕃主之曲爲得上青公力諍不
可欲廷辨上官不能聽乃拂衣還以之起車駕精置
郵關符事立禁甚嚴自宰執大臣至要路諸臣無弗
痛嫉之遂擢廣西按察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日
夜念不置乞歸侍其父歸侍二年父卒傳曰五十而
慕公之謂也公初刻意詩文入南都遇湛文簡亦文
莊羅文恭王汝中諸公聞性命之說則心駭喜謂聖
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當是時汝中在諸公問最
善聞師說公亦心敬汝中事之幾于師獨其三教合

一之說公終不謂然蓋不欲效世俗講學者以空寂爲宗也歸後十數年　穆宗皇帝御極起用先朝舊臣薦公者章疏上太宰陳以請而公列起籍竟逡巡數年而不以入除目乃至虛詔旨以老且死公又嘗曰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此立心之隱人所未營又恥標榜立名與人言重然諾居常有所作爲苟所執者是則百折不撓人欲以私劫之則氣愈厲雖禍患相迫必伸巳志而後巳使在聖門將必見許剛者不至對申棖而嘆矣卒年六十二

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一信墓志銘

陸可教

可教為諸生時其郡守曰惠安鄭公公為政精敏待我自諸曹掾吏以下咸重足斂跡不敢以身試法先是二千石有所逮捕行檄卒手片楮讙呶下邑勢如餓鴞公凡皆屏息立伏下至不能名一錢郡故囂訟影响株連乃至故為誕謾不可解公一切嚴為禁絕訟以衰息自餘諸猾盜大豪前後守令度力不能擒制無所誰何公一一羅之法不少縱於是八邑晏康稱神明矣乃公故敦尚文教自呂成公而下諸大儒

名公祠宇往往捐俸入葺治之以示人士所風倘闇
進郡諸生相與揚扢經義口授大旨以此教受知於
公最深且稔其行事退而私論公以爲漢張敞尹翁
歸其人也乃公竟以執法不阿見中讒口調守石阡
去又五年而始遷貳蜀憲又二年而移治粵西皆相
見於京師亾何復中讒口歸矣葢公治蜀如治發身
董七道兼兼伏蠢凡方田清伍若茶馬諸大役百宂
所蝟集皆搜洗剔察無所捐漏有墨吏侵且扞罔贊
金於茗以嘗公公立發金劾案之諸所廉飭咸望風
咋指退矣其治粵西如治蜀合當道以所俘賊叛酋

下所司核實意欲少文致以爲功次公一以實上無所阿蓋執法多忤役如發其見中亦卒以此然公治亦不一切附於嚴石阡夜郎僻郡夷俗信巫人謂非法格之不可公至則爲罷減繇役招致叛夷所在成村居教之樹藝蓄積摩撫以兒子不鄙夷諸生而發人士督誨之至爲手訂其句讀蓋公去而郡士舉於鄉者踵接矣以彼視之即文翁何讓焉詎云張尹哉公爲人自信斬斬方報罷粤西時發士有習於大璫者欲爲之地公立謝絕之既罷里居杜門所請謝自娛以文史性嗜義好施有鄉人某者坐巫蠱論死密

為僻之不令知初邑中島夷四郊骨暴如莽公大出金穀募人瘞埋之其遺行可徵於狀者如此敘雖受知於公最深終不敢稍有增飾徒作諛墓語而務詳其耳目所槩見亦欲後人想像而得其丰神之百一也公諱一信字君允別號石巖其先世出光州之固始自唐末徙閩家惠安遂為邑著姓王高祖曰尚養高祖曰明魁曾祖曰元郎祖曰珍珍以尚書起家為廣東三水教諭季子荆山能世其家學公父也娶郭氏皆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石阡府知府郭[illegible]恭人公生而穎敏精工博士家言燁然有聲黌校間以嘉

靖乙卯舉於鄉第二人以乙丑舉進士官南京行人
司左司副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金華石阡知府四川
廣西副使其宦績之槩具如前卒於萬厯庚辰距生
嘉靖戊子得年六十有三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錢公立墓志

李廷機

余己丑分校南宮所得士工部主事錢君養廉卓菴錢公子也及辛卯典浙試而其仲養庶復在選中既撤棘見公恂而愊無緣飾無貌言殆有道者別三年公歿工部君屬會稽陶太史狀公而徵銘於不佞曰願得一言以不朽吾先君子余按狀公諱立字守禮其先汴人宋靖康扈蹕南渡居杭之海寧數傳至得中得中生震始自海寧徙仁和震生毓芳生文文生銳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贈太平府知府爲公父娶余

氏贈安人加贈恭人爲公母以嘉靖辛卯四月六日生生即穎敏八歲就外傅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十三歲失母恭人太平公食貧或諷公姑徙業公奮然曰寧儒而詘爾不願佗而贏也長老壯其志爲決策受書晝夜誦不輟二十歲補邑諸生屢試高等戊午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海忠介公以言事下獄居處槖饘公視遇惟謹忠介公得長繫無恙有龔文胥當戍未決一日以新鄭書來謁公謂法官所知三尺爾而意是書且有詐往質之果然新鄭怒欲置胥死公曰法無是殺之與撓法等竟坐戍

去爲刑部一年調兵部武庫司視武學丁卯遇　穆
廟登極恩得封贈其父母其秋請假將父還武林明
年赴京除工部屯田司所督廠主薪蒸公條上便宜
七事洑冗剔蠹以廉幹聞己巳丁父憂壬申復除工
部會有山陵之役使公監將作役竣校費省宅曹什
之三四同舍郎更反唇謂矯詭爾何術而所省若是
旣錄勞賚銀幣加秩一等而其從同舍郎以工圮貶
絀有差獨公所治完好不及於罰始知公實躬親拮
据用勤爲省非皦襮其迹以徼名者癸酉進營繕司
員外甲戌進郎中尋擢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

關稅㨂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盜令急不知所爲執賈人誣伏償亾欲以塞責公聞之曰是非盜有司眞盜矣解縱之授捕者方略不浹旬盜盡獲所縱家戶祝公曰公實活我始議城蕪公謂蕪不虞盜盜所利賈人兩隸當道賈七民三受役令既布而城成壯乃遷它邑郡西湖田千頃岸善崩公砌石堤四十餘里郡人利之又郡有馬戶困初時所籍使牧馬者後乃賦其芻賦重不能支率亾去有司猶追呼不已公謂此與伍籍異取其額槩攤之闔邑而馬戶數百來歸矣公在郡四年勸農興適平獄

詰發興學作人聲籍甚部使者交推歎太平凡二十餘章丁丑滿秩復得加贈其父母戊寅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永寧永寧猺獞地公謂不當繩以一切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上夷爭田治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剿公不聽檄諭以禍福酋羅拜惟公生死之公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無數公故恬於仕進自郎署典郡意未嘗不在林壑而會八寨議起公不忍殘無辜以易首功與督撫爭之疆遂投劾不待報歸是爲己卯既歸精心課子屏跡公府獨特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處一

室焚香手一編不廢念是非利害頗所居軒曰怡老

太史君稱公生平有二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

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無珍玩如不識世

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帷簿者則閉目

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褻事葢其天性也乃其內行

淳備事叔如父事嫂與其姊如母撫季及季之子如

子婣黨交游或以急扺未嘗不竭蹶應之故武林人

以公爲長者壬午之歲葦不逞以戕更殺難城內巨

家皆被剽獨相戒毋敢入錢公家於乎此可以見公

矣公年六十有三配嚴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郎蒼

康官至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次郎養庶官南京吏部

司務次養慶中丙午應天舉人孫男德昌諸生德載

蔚起喜起肅起皆諸生奕起霖起森起曾孫男開宗

開世　　〈缺〉人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觀墓碑　　王偁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祖諱斌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人知其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歿伯兄允平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蕭田別業治縣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斂穫區別疇里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待壻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奉孫如母服則親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

公之孫仲光廷居家塾訓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丑縣簿鄭滌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齎勑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為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大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以為子師柳公殁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陞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

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爲爲之一無顧忌初
巡天財庫織巡繳飭兩奉單書并飭西北諸關隘所
至咸慈道施士卒趣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遷
奏稱旨正統庚申巡淶北運河兼檢閘津所榆舟船
税鈔以均給於邊鹺鹽商人人稱平壬戌以出巡山東
首劾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長吏人之蠹政者
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
武弁干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
未決者悉爲剖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贄
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

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請郡其行事無異齊銑猺獞猖獗兩奉命參贊副總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帛龍衣寶鏹爲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於饋送之禮則深拒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仕途者二十年比歸林下又二十年卒春秋八十有二爲人稟性方直識量恢宏自處困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玩之器皆所不好也既辦事即別創一室貯粟百斛

名存餘倉將以供祀祠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乾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擬救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教子三人垂白侍側不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箴戒肅然果然無不拱服見之者幸能銷沮其奢豪蕩泆之心而即之者熏炙其溫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逝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豈不獨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景墓志銘　　羅玘

開住翁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也諱景字開南幼爲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己卯鄉薦成化己丑登進士入刑部爲主事擢員外郎己亥轉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十月晦日卒越八年是爲弘治八年其孫淡始克與其季爲謀以十月十六日葬君前事屬爲臚序班裘儀來丐銘儀君婿也道君之世與其事甚嚴其爲主事也屬部多大獄部長使劃則屢掣于大闢貴人横豎閭闕胁法所入必務使出所出必入

君意一不爲勳出入惟法無爽錙銖至稱員外郎亦
然時名大起人逆君遂大用以員外郎賜其父母封
太安人妻封安人部長憑君助已常與太宰道君能
更實不欲它用太宰課以爲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
悔君欣然行凡所轄道則犴狴一空投牒受辯旁午
立門外入則惟幽脫校聲吏俛首書牘不敢睨人張
關節要賕爲姦二廣節鎮都臺朱公嚴於聚實以賢
監司許君檄君勿當潯桂諸猺獠人類面獸性居山
林過擾動輒號跳吽嘯觝觸跳踉必以死逞靜則避
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關

衣商人服負鹽底徭所若爲潜竄樵易之徭不疑也
集來詞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
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窒以巨木計
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徭懼
自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徭及僮獠數十姓益君以
謀勝也公大喜鐫銀牌曰奬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
來者及其請歸也父老泣留謀沮之然以不及先事
爲悔明年乙巳朝廷追憶其勲以文綺即其家賜之
居毋太安人側恂恂如童七筋不以人代人問居官
時事笑曰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

自多而官非怠世者太安人歿衰以禮凡緇黃營于冥者屏不用嘆曰吾何能俾吾父母貴吾何取必得脊吾母以畢吾私皆吾君賜也吾雖駑然誓此身邁往一奮報者至是已矣熊之先君南昌杉塘世傳楚子熊繹之裔屹然大宗元社將屋盜四起能以兵保障其鄉曰九成人無少長咸曰善翁是爲君之高祖九成生德讓德讓生素敬素敬生資直資直君父也文皇帝時德讓以才子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躓曆終泉州司稅壻諶氏諶板湖豪也遂居板湖於君爲曾祖素敬愿不仕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償未

竟忽取廿務一火燬之後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粟何償也弗納號留耕於君為祖脊直則儒者也學有源委致於鄉為嚴師於家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君無假它師而成歿贈生封賞宜配傅氏封安人者也子婺有令可銘者是已女鳴貞歸之妻淑貞妻張訖順貞妻參州世華總貞妻林紡錦侄世華紡皆業進士為學生孫男龍孫女閨總尚幼也

廣西按察司僉事邵公清墓志　夏邦謨

先生留都人望也貌古神秀其聲清遠與人談道義論事失得歷歷不知倦平生舉止率多剛直然其性喜簡重而厭煩擾自號曰靜菴居士以見志也先生隆名遍宇內余未之識嘉靖初年先生以僉憲分巡滇南余以少參亦涖茲土相與朝夕情甚洽有若兄弟至親別後令人怏怏也先生致政歸余復兩宦留都得常常往拜先生于此恍若其守巡時深自以為幸乃丙午冬忽以訃聞卒于十一月十又八日余悲慟焉又以得臨其喪是幸其子應麟等具里人憲副

顧君璵狀來請銘余先好也奚忍辭按狀先生邵姓名清字士廉其先浙之嘉興人洪武間曾大父得春以右族實京師占江寧縣籍至公四世為留都人祖諱建父諱信皆隱德未耀父以先生貴贈御史母姚氏贈孺人成化丁亥九月二十二日生公三歲通曉人事八九歲能記誦善屬對少長善舉業古文辭丁未充弟子員文行日茂弘治壬子舉鄉試已負高望耆舊中大宗伯童公軒高古特達嘗屢許可一見偉之女以甥孫焉癸丑以乙榜教諭江西之德化抗顏為師俸入之外一錢不取誨生徒暑寒罔間力變習

俗其日清白堅貞可質神明挽士風之陋整學政之頹詳九江郡誌可攷也時巡撫見素林公俊督學二泉邵公寶海內具瞻也咸引爲忘勢之交力薦于朝甲子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學識入道斯於先生朝論稱快委督抽分勢豪無敢射利者拔長蘆而鹽法以清兼理河道而河道寧　上疏陳利害論中官貴戚各盡事理而無顧忌一時稱曰眞御史逆瑾擅權吏多屈服先生無畏瑾惡之人曰禍之將及先生曰吾命在天節不可移也正德丙寅被瑾矯詔斥責節次罰米若干石艱苦萬狀先生處之泰然也自瑾誅後

人猶有疾之者井渫不食畧無用汲之心嘉靖改元
臺諫交薦壬午　命下起復御史癸未陞雲南按察
僉事揚清激濁伸理冤滯猶御史時也己丑改廣西
左江兵備兼分巡敷政以教振武以文一介不輕取
與如在滇南也辛卯賫進表文事竣曰吾今可已矣
與其爲少壯態俯仰人吾寧林泉自樂也家居不復
回任壬辰適得致政以遂所懷杜門謝客絕口時事
大宗伯渭厓霍公韜雅重先生鄉飲請爲大賓禮送
菴院寺田皆弗受識者是之先生天性忠孝垂老不
渝言行動循天則詩文平正無險語獲上壽以沒人

猶未厭高風亦可想矣嗚呼僉憲之賢於人遠哉夫
少而穎敏交修文行美材質也兼舉本末而不偏數
善教也按視有功剴切上疏貞憲度明治體也不奪
於權奸有守也不怠於起廢有爲也始終不苟取廉
之誠也忠孝者本也人皆聞而哀之者可以觀德也
嗚呼備矣先生不幸爲權奸所中故落職復用時不
恍於當道遂不能大顯設使不遭擯故則立朝必久
其直爲人所容則位可尊然享顯榮於世未必完名
全節取信於人人如先生也其輕重自有間矣先生
年躋八十時且病忽謂其子曰爲已誌僃其難平生

不敢受安逸惟我與汝自知之又曰兢兢業業過了一生將蓋棺務保全無過瞑目時心始放下耳語未旬日而逝庸非有道者然乎

廣西按察司僉事袁公袠墓志　文徵明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閎博之學而輔以軼轢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錄錄後人既起高科登膴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厲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陷不測賴　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卒忼慨以歿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袠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鼒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寔起

閭閻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能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塲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理質經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衍揚榷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寘二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以發也及君爲

庶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遂上言庶吉士所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戶所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蒞本科君析律詳明剸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

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較閱精
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
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勲祿有貼黃及諸奏瑣故
雖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密吏
不得並緣爲奸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
去國矣在南都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
君杜請託審賢否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
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
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
浮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粤之士士方安

其化而君勧遊矣君性樂閒曠謫君吳與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暫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徵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綱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所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傳與夫距僞諸篇

筵維特敝帚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之空言可慨也
巳君闊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辯博勝人人莫能屈
然實無他腸志同氣合即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
賢愛之而卒不勝夫嫉之者之衆也惜夫

廣西按察司僉事章公熙墓志　林大春

公諱熙字世曜潮州海陽之西塘里人也姓章氏高祖而下世有隱德至父野菴公始以公貴封奉直大夫而姚朱二母並贈宜人姚生桂林貳守煥公伯兄也仲即公與犨炳俱出朱氏公少負奇氣稍長通詩書三禮與伯氏齊名先後聯翩科第於是潮人稱二章先生先是嘉靖辛卯廣東舉鄉貢而公以禮經魁全省士會朱宜人病尋卒故弗克北上既免喪乃上甲辰始得召對大廷臚傳賜第是歲同郡中榜七人然半外除及南補獨公官拜大行克節使所至王侯

分庭抗禮而揖讓端潔以不辱稱廟堂聞而敬重焉丁未方考最且登臺省顯融矣適以策馬趨朝與過車遇馬驚觸其輻折公所佩牙牌公因上書自劾無狀待罪闕下有詔奪俸遂弗獲與臺省選俄遷行人司副轉地官員外管太倉銀庫廉得匠役倚内監為奸以僞銀進者發遣戍邊是中貴肅然皆嚴憚公公名籍甚庚戌北虜入寇京師戒嚴援兵四集公以廉勤兼攝諸曹事居中調度因　上疏請開便門出糧餉以給軍軍咸遂霑其年予始舉進士執戟從諸大老巡九閽間見公相勞苦意殊慷慨已而通州守吏

與兵食告匱闕　上怒責問尚書及諸曹郎諸曹郎輒分其責於公公不辯竟坐貶出爲山東行省幕史明年會　天子有事東封公從諸大寮有司致告又明年有書約予東遊岱嶽不果蓋時予亦爲行人使關西而公已徙南雍博士歷南戸曹員外矣滁州兵變奉檄往撫及還求省父則奉直訃至郎日東奔服闋强起復補員外居地官郎署爲故有能名仍主泉府其年丁巳冬十月也時予承乏掌故公常晤語諸凡建白於尚書所者予輒從中贊之以故公厚予一日公驟得疾良苦走使報予諸得歸骸骨首丘于

驚駭覩歸告于尚書賈公公色難之予曰夫所為重
員外者以力能任事為縣官治賦克積貯也令病且
不可起獨奈何繫之於是賈公許諸姑假以促虛艘
名去乃行未信宿忽霍然病愈公復移書報予于請
追之比入謁賈公歎曰微掌故幾不及子公為遜謝
還職掌如故居歲餘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分道蒼
梧其在梧多所釐舉諸不著著其大者如白馬三洲
故險道也江路透迤林木深阻諸蠻竄伏為患久矣
公至首咨民瘼白于督府檄縣邑治火其大斧長鑱
之屬以千數因下令調集諸路營兵統以偏裨而躬

躬其地發縱指示度其地勢高下而刊夷之盡伐其樹豬其山分兵守焉自是諸蠻奔突竄伏不敢復出後二年予至故老猶能道其事及予過之良然至若擒僞將剿黠巢出將種因繫皆無愧爲憲吏顧獨以嚴見忌竟坐免歸爲時論所惜云公雅尚經濟好古書留心當世之務初返故廬時値海氛大作每一見予追憶往昔目擊時事輒扼腕發憤談笑指麾以示可用惜世無鮑生卒弗獲賜環以老其後遂不復有當世意日惟以講學修友教子孫爲事然事有裨於桑梓者未嘗不亹亹爲儕道言之間見諸行蓋學

未究其施而志在救民率類此

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蒙行狀　祝允明

公姓蔡氏諱蒙字時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曰世洪仕宋爲秘書郎直煥章閣從國南遷子太伯僑居包山後遂爲吳人數傳至仲簡　國朝以人材徵至京未授官以疾告歸生桂芳桂芳生景東娶徐氏是生公年十一父老棄于鄉乞升邑學太守況公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即補爲縣學生三試于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馬公昂奏以曹務機要上下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行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緝錄因錄其功以高其入銓

常資　詔從之公在所簡歷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溫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蒞官勤養民　成化戊子銀礦處邑泰順山中閩括流寇羣聚來刼傍山礦挺兵殺傷邊野邑里騷動藩臬以聞　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野撤橋壘石塞要路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公驚起曰橋斷路窒兵何由進遽帥壯徒五百餘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為輿梁官兵且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公詬曰彼皆平民烏合覬僥倖之利非有固心苟益兵制其死命

其勢燄必衝突轉鬬屠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遣一職諭以福禍當免兵而戢矣中使宣言于衆當從蔡同知言衆言因當從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不可者中使曰然公毅然請行即深入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詣公曰民等愚惑冒于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係命復歸事農為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久計取民之強勇丁衆者立為銀賊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取富厰者即坑側為廬舍居之俾絜衆各給粮餉事集而民寧為樂清田數千頃為山潦衝嚙壞為沮

湖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公往相地得水所由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塍時啓泄愼防護田遂還爲膏腴御史藩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封父如其官母妻皆宜人癸巳浙西饑　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會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綏撫兼覈屬吏藏否存黜之公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公舉而發之如探囊然二公大奬異遂委公考察府僚以至屬邑官吏公疏條某賢若某某狀某不肖若某某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是註公績爲通省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公秩通滿

赴天官而郡方缺守民日擁憲司言蔡侯當選擢此土民等失慈父願爲達　天子借蔡侯守此終予我溫人於是憲臣偕藩臬上疏述百姓意未報而奉政之訃自家至公奔喪歸戊戌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知府之任道聞太宜人之訃又至遽馳還辛丑起復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披弊通利民甚便安又以郡庶華夷雜揉易養難教特加意於是三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縣民競渡誤放被逮入故殺律逮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決公得其情即釋之田州府土守岑㴾驕悖不法與其族爭襲弄兵相攻殺傷

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附公獨往以直詞讜論皆感服釋仇其喜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命致仕明年　今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公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生以宣德丙午八月五日春秋六十有八

廣西太平府知府李公昊墓志

儲巏

公李姓諱昊字志遠成化己丑進士忻穆王出閤詔選講讀官吏部閲諸進士以公與除薦授翰林院檢討公日侍王左右訓詁之外敷陳諄切王甚重之有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即爲公父母請封既得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王以疾薨公哀痛甚既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聞慰者公憮然曰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耶語聞縉紳間改南京禮科給事中丁內難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布政使司參議公在言路因災眚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

及勘遼東軍餉覈侵牟償匱踢遼人稱之浙江僉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攝孝豐縣也管治勤劇廟學館廨逾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戶以衆劫府庫公提兵分捕之鬬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公曰仕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晚年以恩例進階亞大夫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大父備洪武初以閒在徵上元考彥煒號松月有隱德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孫菴節之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坦拙稿十卷謫居集四卷藏于家初公給事中既滿遷吏科都給事中

欽衆望屬公同僚有覬進者顧誣公貪緑要近飛書以聞中貴人將
旨召吏部議論之尚書尹公盛論公之爲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忤執政會嘉興之變御史倒劾監司其府者公與焉執政縈其奏遂謫長蘆考公之履歷詘伸得喪之際若皆人力所爲者而公以坦拙自處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之者矣

曹桂山先生琚行狀

黃佐

先生諱琚字仲玉姓曹氏世爲郴州桂陽人居近桂枝嶺學者稱曰桂山先生曾祖仕仁祖榮啓都司斷事考章都昌主簿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母蒙氏封安人先生幼穎謹就族兄洪外傅終日端坐洪甚異之年十二善屬文試以物彙爲題立就夜誦或至四鼓親舊邀飲未嘗赴承德郎慮其攻苦大甚誡焉成化丁酉鄉試下第與邑士范淵黃囦人爲文會相觀而善時稱四友去家而館疏食自甘訢如也庚子舉于鄉入太學訕已與天下士交有所聞即筆之而因以

驗其所自得弘治丙辰始第進士高等觀吏部政屠家宰滽命習刑名同年或忽之先生究心律學吏事益練丁巳除工部都水主事差理濟寧諸河道匯書文移皆自己出官船違例載貨懲其尤怙勢者一人遂不敢犯兩岸隙地聽民營居懋遷月收其税季終則會以報部用備河防而財亡浪費者河道役夫例納樁草歲操其贏折錢儲之有司爲奸利不可稽亦歲會之報部加稽焉宿弊乃革政暇諸生從之講學多成名者庚申竣事當代籍槖所治者爲冊三彼此各執其一而以其一復于部積羨銀萬有奇其後部

有大役不足則於濟寧取之是冬給由考爲河政最

辛酉被命修太學館千餘成不半載謝祭酒鐸稱其

能送汝王之國冬涸或議當俟冰解先生不可窮日

之力陸行至其國即馳使于廣西亦公事也進署虞

衡員外郎壬戌事竣歸省九月宅太夫人憂癸亥七

月復宅承德公憂正德丙寅起復行抵濟寧士民交

逆之是年拜員外郎河決盧溝即往督提隄成又往

督河南江西諸省織造丁卯進署郎中會織造事又

竣還視事值除夕行　旨造烟火架費出不經草疏

上之堂官以疏進獲　俞允新寧伯奏給京軍胖襖

品援造戍例也復疏其事體不同宜嚴戒止亦獲
俞允時政方操切言路漸阨許都諫天錫骨鯁士也
見二奏以為難戊辰陞廣東廣州府知府交代亦為
上如濟寧時及視郡事時中官有奉　命查盤者勢
灼甚或勸[illegible]節以免禍先生曰拙於奉承得禍或淺
巧於奉承得禍必深吾寧拙不能巧也每事裁抑之
乃欲重盤郡庫以洩憾先生抗言不從亦畏沮終不
能加害瀕海田產蠔蜞害稼民養鴨飼之稱便總督
陳都憲金議復鴨埠之舊以充軍餉檄先生規畫之
郎攜行李自隨巡行七邑每發郎集宜吏於庭檢示

之乃行及還亦如之皆行番禺道中有得水牌來告者視其所書則後山獠民也自言被誣爲盜喙息且死乞招撫以延旦夕郎上其事于總督招之得男婦數百人而後山盜日靖廣商例納給引錢舊多自私先生以五分爲率貯其三於庫備賑濟二以爲公用農民例納紙價先生罷之曰是求仕而救之以貪也派撤料物解京者舊攬於豪猾每侵蝕不完先生勾稽加懲且令州縣擇均徭之殷實者領爲當道以爲宜至今爲例有林氏夫遠出莫知死由繼故訟其妻妾三人成獄先生知其冤指曰此一人有子矣亦固

謀邪朔訟出繼姑必皆誣也出之又有同父弟死於溺爲其生母所訟者巡按委先生勘不竢宿一鞫之得其情蓋謀果出於壻也一郡皆稱神明云有民年七十矣取財以訟嚇得罪則以老免先生罪其子以示懲訐告之風漸革惠潮諸郡用兵巡撫劉都憲洪委先生軍旅會連山猺發又議討之先生謂兵力不可分遂下令撫猺猺皆聽命而惠潮之寇亦平他如禁張燈以正民俗躬送牲以肅祀事教生徒行鄉飲皆人所迂而力行之者也然持法不撓卒爲當路所陰中辛未調廣西梧州府士民爭送之百里而遂後

山殘民朱福洪閣先生去集從夫數百請舟以行其感人如此既抵梧特除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廷選爲總督陳調狼兵征江西寇焉漸又方有事林難之以兵部咨曰即起兵曰若本地方有事亦宜斟酌詢諸先生先生對曰咨文持兩端走家故事也江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矣其感林遂遣狼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賚先生入賀林喜曰予嘗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益深鐵嶺寨爲猺賊要害嘗設戍守會賊出擾水林欲撤戍退之先生進曰撫水賊遁遁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

嶺遊賊伏林追之以他兵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大出從掠林欸曰曹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按舒御史雄賞之委任加專焉奴賊李通寶竊發林檄先生巡[illegible]而邑會北流巳所殺縻林署印官擒巡捕巡判以去林促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並先無所矣先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行計以滅賊今爲此言士卒解體矣林悟拉入後殿問計先生請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居守又曰從征江西狼兵巳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林稱善因爲先生督軍

先生遞曰諾林大喜先生退即狀妖賊始末以入林得牒以爲疏益奇時夜且艾矣黎明遂偕諸將行閱賊在陸川冒險追之迨夜營平樂比曉視之則萬山中也進與賊遇戰于新橋斬十餘級賊入于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蓋其巢也諜知其必過八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伏兵使衣白伏八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捷聞林喜甚曰吾不圖青生而能此也先生駐鬱林林令諸臬將大軍爲援通賢來攻狼兵又敗之追斬百餘級於是其黨詰通賢曰爾謂能役神兵以護我今安在耶皆欲

敵通寶懼而逃憩荒圃中遊騎過之不知其通寶也有被虜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斬之以歸餘黨悉平乃出令招民之脅從者其來如雨因給牛俾耕選其子弟入學林聞之慰勞備至且留先生以為殿而論諸將班師時城郭悉經燹瓦礫滿目先生隨即改建公署學宮堞樓之屬未幾皆完美而民不知費尋建議復鬱林守備之舊林從其請乃歸梧是役也兇冦殄平百廢具舉未嘗遣大軍一矢林大異之曰材猷如此非人所及也甲戌春巡按朱御史志榮與陳憲副陽交惡蓋朱索賄之故初林以朱無賦詞先

生宜往諭之比至則藩臬皆已徧索咸勸先生稍副
其求不爾變怒且被辱及朱見先生即露諸言先生
不得已應曰已如諸藩臬議矣朱意始解陽因奏及
先生四月　朝廷命官校逮志榮去陽代先生辯決
司文致詞應之亦罪也上其事乙亥四月有　旨皆
降調先生即買舟歸桂陽郡致所積柴薪貲盡卹之
歸之一月而有織金文綺表裏之賚蓋賞先生軍功
也於是家居無復仕進意或曰此詿誤將復出當際
顯膺笑而不應蓋先生於行藏酌之之熟故也閉門
著書課子公府未嘗覩其面丁丑有盜在邑提兵者

至乃一出見始兵猶首鼠進退用先生策攻之盜竟遁嘉靖甲申正月七日卒于正寢距先生之生天順丁丑三月壽六十有八爲學以辨義利爲先佐爲諸生時受知先生嘗語佐曰子穎異當遂到天下第一等事毋自謙也且人之不能有爲也非他也利溺之也吾之所以期子者非他也利欲未嘗入于中也故佐所以食貧困學而不敢一日謬用其心者先生之教也嘗擇諸生之敏者十有六人館敎于光孝寺俾專所業佐與焉政暇過臨講究或至秉燭而歸庚午癸酉舉鄉者十有二人第進士者今四人矣校文最

號知人嘗曰某雖有盛名然文氣滯必待後學某文
浮於理雖亟顯必不能久已而果然其於道誼奮往
若歸凡事涉名教扶植不啻在己溢廣以東所張主
政訓楚高林下首加禮重至新會爲文祭白沙陳先
生稱爲其高風南海隱士何時矩梧郡推官李江皆
白沙徒也禮時矩爲賓江嘗不獲乎上則營救惟力
在太學時一同年死捐貲賻之爲政於鰥寡孤獨邮
之常恐不及惟遇權貴則顏色恡不少假出守時瀕
行廣人有爲堂官者與同年請托皆拒不行中官有
廣產者餽送甚腆屬螯邦之府吏有罪當編伍巡按

未減之終持不可而亦莫能撓也梧人有陳臯于廣
者以讁夌先生先生斥其奸始人疑之今敗露爲天
下所惡先生之言乃驗先生心罔私蔭人亦不忍干
以私宦轍所至氷蘗之聲噉四方雖窮鄉童稚亦知
其青天白日

思恩知府鍾曉傳子千附　　　　順德縣

鍾曉者龍江人也字景暘少沉毅寡言笑鄒智之謫石城也曉師焉以舉人分教梧州督學重其學行檄主桂林書院九載遷國子監學正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奏革錦衣金吾龍驤騰驤四衛冗員及工部冗匠廣省漕粟數十萬劾叅政王奎叅議王泰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請　召還使臣毋空縻十餘萬又奏停采木蜀人德之熊給事蘭御史時亦以使事在蜀則共請建儲疏至而　武宗晏駕矣未幾爲忌者所排謫判汚陽汚陽志稱其

長者政事志節足稱云遷知歸州先是湖廣忠路與四川石柱兩土官爭地相攻四十餘年兩省官不能決曉奉檄訊之片言而服人以是稱其敏也同知瑞州進思恩知府致仕曉居官三十餘年貧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已即裁其楹世人得一命而以武力加于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曉八十五卒後二十九年知縣沈某曰曉按蜀著諤諤之節居家有恂恂之風男子六人無百金之產蓋清修之流也白雨臺表之子于亦同知瑞州

桂林太守衛公墓表

何喬新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衛公汝寧西平人也其歷官三十餘年清白之操若氷玉然其謝事家居貧不自存其歿也身無以爲斂子孫無以爲喪　爲吏者之師表也公歿廿餘年予爲河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平詔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丐文表諸墓　公之守桂林也先公實爲之予於公有世舊誼不可辭迺爲叙之公諱益字世謙其先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累官至百夫長典屯香山國初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通遂留家焉母周氏慈

為善施于令必以俾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遂升大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己惠民自常祿外饒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府丁內艱去職服闋改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綉爛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

靡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邪廬陵人至今以爲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　旨謫戍交阯廬陵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貰公以終其惠不報　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錡監通使何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蒞任改南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有愠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邪蓋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薦公于朝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終始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

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四嗚呼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碩鼠之刺誠馬之譏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齊而爲廉者垢衣敝屨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眞廉者哉若公者廼眞廉吏也予故表其墓以爲世勸

廣西桂林守華君愛狀　　張時徹

華氏宋戴公子考父食邑于華因氏焉其居四明者由莠二十府君始府君當南宋時自姑蘇徙于鄞之望湖後又徙桃陽賢祠橋左推林其裔孫也名愛字仁卿別號石窓曾祖諱鈺祖諱成俱晦逸以詩禮世其家父諱欽以君貴封南京刑部主事母呂氏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生始一月而失母鞠於外氏舅氏汀無子遂命從呂姓後歸用成童從傅識強志甘苦于學斬斬然殊矣年二十三以儒士領正德癸酉鄉試繼登甲戌進士尚節授南京刑部主事獻獄

明決訟者不冤凡有疑滯咸為取平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乃奉從華姓奔父喪南還服闋改除南京兵部職方郎中是司素稱繁劇君從容裁決積弊振刷事務肅清已乃出守桂林桂林民癘而好訟充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君惆悵於躬聽微析疑窮日力不懈決旬囹圄為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徵軍餉者絡繹桂林居介城素迫於怨上官而忌於催科適負以百萬計乃早夜區畫與民裁關狄輸餉每為儲壕先秩滿以最復舊任念以直道忤人欲退就家食而親友強之行遲延不遂進卒被劾落職諸縉

紳莫不扼腕民遮道泣送者無慮萬計君慇遣之無
幾微見言而君性溫雅清儉洞見肺腑不刻深懷詐
尤篤於孝友歲時伏臘恆以封君早棄不及滫瀡之
養爲憾奉母陳朝夕怡怡不失所懽處其兄若弟無
忤言以易氏對養之歡也終始傾懇爲卜居近之家
居鎮日以詩書自娛興至輒揮其所知爽猶於迴溪
疊嶂之間見雲蒸霧變木秀卉榮則忻然忘返置勢
分於度外澹然亦素也歲不一入城府於官府無私
謁唯慇懃教子以世其業君精於書法尤工羲獻行
草而遒勁美潤變化若風雲翔翔若龍鳳卽諸名家

弗避焉爲詩希盛唐風格每以王維杜甫爲至入其閫域矣漱詞舒翰之士方共翕然向風而君顧不藥以死哀哉君病且革詔其子曰吾進不樹勳庸退不究學業以命之未終猶有待也而今其巳矣夫劍沉弗剸鏡埋弗照將誰知我者爾猷塗墍惟爾曹是賴爾其念哉于是縉紳諸學士聞之莫不欷歔盡傷奔走相吊謂才儁之不可復得也若鳳凰芝草然僅見之而遽失之此豈有所勉而然者耶君生以治辛亥五月初六日卒嘉靖癸巳十二月初五日春秋僅四十三時徵之解官歸田也與君姓於日偕學賓之間

攀蘿捫石飛歌相酬自以為野人逐客之樂無與同者而未幾輒病病少差復以詩來期我於寶嚴之上而旋即死矣嗚呼莫尊凌慧野烏咤驚人則有然而鬼神亦復不佑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廣西柳州府知府鄭舜臣自敘

余本姬姓周宣王封其弟於鄭因以爲氏歷傳至宋忠孝狀元獬爲十三世祖子工部侍郎穀同叔四明參軍寓居鄞城孫戶員外郎武始徙上虞縣上虞鄉武次子若雷監察御史復徙孝義鄉居焉即今之桂林也越六世曾大父子昌質菴府君純朴無僞尚義好施途拾遺金待三日不至買石助建橋梁人稱長者生大父貴誠齋府君以曾大父謝世弗克卒儒業生三子先考文林郎桂庄公廼冢子也娶先妣封孺人嚴七歲入小學值鬧人王三病故無術其妻哭之

哀余歸而語先妣買棺殮之年十三行文讀范文正公議田記即慨然興睦族念弱冠先考擇胡揮使女聘為余室即胡恭人也矢志篤學為文據理期追大雅一切粗綺雕鏤及襲人口吻作險怪語悉屏而黜之蜚聲漸起甲午先考授廣東遂溪縣尉舟次江西市汊驛遭風覆溺自先妣以下舉罹于難幸鬼神呵護俱亡恙余時肄業在里聞而奔赴隨行是冬抵粵省鄉人謂先考曰省去遂尚遲耳諸猺乘歲莫出沒陸有戒心毋寧航海便一日抵銅船澳忽颶浪洶湧奔流急下四碇齊斷舟閣沙嘴損一隙水澀澀乘隙

而入舟幾覆舟子逆去不顧同舟二百七十餘人相抱悲號自分必先誅欲截桅少緩須臾余馳與先考曰航海惟桅足恃去桅則大海中飄泊何所歸萬萬無生理矣亟命止之少頃賴天默佑水漲舟平狀帆順流舉舟免葬魚腹次晨仍從陸間關至遂邑先考蒙委築海塘時正炎暑蚤興夜寐身先畚鍤經營謀度八越月工竣歸來嵐氣而疾作矣七日不食危甚余日夕不解衣帶醫禱獲痊後塘五十餘年永不崩圮黎庶賴之至今呼鄭公堤請于督學使入祀名宦丙申兵道王麓泉公署學政按雷余上書祈考大

爲王公琊質勸先考亟送余歸浙余後登升得第但過王於金閶渠甚謂知己云歲庚子補邑弟子員時有陳方一者欠董宿逋將鬻其妻余聞諸先考爲代償焉夫妻完聚如初癸卯下第先考以鄉人馬倉字券貸之負命余之延平至夜聞閭門號泣聲余起問之馬云僚友李慶襄陽人也府委署驛爲經過顯宦有求弗給譖之按臺檄府訊治逮繫於獄妻孥度不免故號徹君所時邑丞石峯張公余之至戚方攝邑余惻而白其狀竟釋之并釋其吏李率妻孥環拜勉戒儀物以謝余分毫不受并馬之貸置之而還至丙

午余年三旬有二秋試領鄉書上春官不第歸侍二大人不意相繼背養余時哀毀骨立勉力與事不敢踰禮少間訪與化尹旋峰韓公旋峰慫慂人與余為同年友留為諸士師館中見白髮二老俯向叩首哀苦籲狀詢之云伊子挾假徽拘人被首罪當死余思二老止生一子子死則二老亦難存矣白諸韓得生一日伊親羅姓者狀留酒半酣出一美婦年可二十許縞素下拜余詰之羅云其妻也伊夫受活命恩願以身謝余咈然起曰救其夫而淫其妻可以為人乎遂不終席而罷至丙辰始登第定湖縣楊君南湖余

幼髯窻友長遊異途携妻挈孥寓京邸與余為莫逆交是歲得蠱疾臨終以妻子相托余幸起家適爲處分貲貸不避嫌怨剩十餘金其弟奔喪余復佐以十金妻子遂得南還筮仕徽之歙令歙故瘠膏地値抔木之後訟獄繁興文案山積又適部使臨邑催木苛急余甚苦之勞心焦思平徭决獄興利除害殫盡精力邑南火燬三十餘家余亟起拜泣禱曰余官失職願焚一家毋害百姓言未畢風反火滅尤振勵學校識許相公暨曹君世登羅君德鳴江君長信於諸生中又捐貲置學田二一項以贍貧儒有廉吏方南苓為山

令學富性樸愼於職守自常祿外毫無成取時余
月先考任歸蒙以文字見知後方不能賄韋上官罷
歸死二十餘載子孫貧不能葬余分俸裝之其他如
胡文和謝鳴鳳汪新虎江栢等寃獄更僕未易數余
一一爲之平反黍竊三年頗以清操自持秩滿奏最
北發歛人士悉焚香環泣於道郊送有不遠百餘里
者復建祠三所歲時尸祝余何德於民而食報之厚
也余在任叨當道十餘薦俱首列服役掌科羅柱史
龐二公以專勅總理浙藍稅事竣復命應天等六
郡縣令止薦余一人特爲異數値分宜嚴相子世蕃

怙權歛人羅龍文出入其門爲蕃爪牙屢訛余附蕃可立躋要地余竣卻之于是爲羅所恨行間於蕃歲當行取余不與焉僅量移南工主事回至寳應湖黑風驟起舟已瀕危幸風順余命舟子止張帆一葉環左右執纏立於舟傍忽暴雷震折桅木一半許如斧削然又擊一舟子於水官舫無恙隨得拯甦余思雷果地出舟底何不礴裂而胡一木之獨支雷果天降桅木已折一半而胡全舟之如故此必有神主之非人所測也余是歲涖任工曹益修三事以役銀庫出納秋毫無染又力辭蕪湖差與荻滸沿承乏僅週歲

又被同年友受審密吉中傷之左遷河南鄧州同知
余益淬礪自樹不甘暴棄鄧古穰地士生斯土無游
磨啓迪功二百年來久乏科第余太息曰此司牧之
責也迺延越名士三人分館授業擇士始知嚮往而
賢才駸駸輩出矣太和山太監每歲解銀進獻往返
十二次必經於鄧其從者倚勢橫行需索無厭少不
如意輒鞭撻夫役民畏之甚於豺狼乙丑春余署州
篆亭午退食忽閽者報曰太和山人來矣余出視之
見二緋衣人擅坐州堂將欽賞二表裏及勅諭一道
置之座上余怒而叱之曰汝輩士類敢干余三尺法

遂命左右會十餘輩逮於獄連夜具文申兩院欲正其罪以為將來之儆各亡賴知余不可犯且慮不測最懇同官向貴至再三姑釋之以後不敢復橫矣嗣視內鄉縣事里老報有礦賊三千餘為援余廉知上民大姓楊崧田汝種姚勲等皆慓悍絕倫各畜家兵數百亦以盜礦為生撫按不能藉余設法呼至階下令其立功贖罪皆叩首唯唯少選各出奇兵破之不假餘力賊皆遁按君顏侍御檄文發下二道轉行余清審獄因鄧民尹宗仁與妹姦生一子兼見妹俱絞余甚疑之夜秉燭細閱前後文卷總無異曰冤哉冤

哉余思宗仁既與妹通成孕何不與毋容誅裝病俟產後出嫁以滅其跡致尚索財禮縱妹于歸三月生孩而自羅重典耶詰朝鞫之係與堂弟宗政通宗政豐於財賄囑原告謝恩又因宗仁索財爭忿故脫宗政而坐親兄耳常道兒余叅詳豁然明白始罪宗政而兄妹俱從末滅唐張公巡明幾公鈜忠義凜凜皆鄧人也予娛湮沒無存余請兩院建二忠祠春秋祀之次年陞汀州別駕管汀三爲事三爲賊之淵藪余出示撫諭以安其心遂其子弟青年稍知書史者白督學使給與衣巾至今不復爲梗隘者第汀流清當流

賊出沒後標掠無虛歲兼之官吏貪虐誅求流移將
年民不聊生余盡刷夙弊樽節愛養民始復業若更
生然諸生濟濟英儁皆嫻雅可愛自己酉僅一癸科
後竟寥寥以余瀨產多掘衣及門余嘉多士之志凡
五日一命題親爲潤削久之迴別時謂是年丁卯連
癸二生而戊辰後步武青雲繩繩不絕矣余序遷通
州守去後建祠肖像每歲遇余生辰祀之耆老攀鮮
洗爵相率拜於宇下而因以爲壽此亦希覯云通故
邊海沙地城易傾圮當道檄余修繕余身任艱鉅竊
灰燒甎勅巨室有幹才者分督其事卒之工成堅固

可番承遠及修輯學宮無慮數十百楹議罷泒齋宮鹽輸價歲省萬金堪輿家謂五山南峙而北境低曠不免背寒迺築鍾秀山若奘參五朶南北對峙又建事友堂以接學士大夫建涵閘以防壅决似有待郎陳公梧岡記海門寬戶瞿岱奸猾異常因䧏人成奇冢頗饒秉父兄病故迺以人命揑告馬總憲計圖詐騙余親檢二屍並無一傷依律反坐羅計不行横謗余受成厚賄焉頗疑之後按道饒山副總兵王南川公懷慶人也性梗直竊為不平向馬指天誓曰若鄭守纖有所私某止一子才十齡當不獲生迺馬大慚

而止且辯出侯氏田寶等寃獄皆余虛心詳勘求生於死求出於入也邇人修誌特爲余作名宦傳已已春歴袁州府同知郎嚴相故里也惟存五府居第毀壞傾頹皆土木叢叢昔之勢焰今安在哉余歴任資序頗深廟堂惜余久滯不六七月擢郴州太守郴雖文獻之邦多爲猺獞所據城外僅有民村三處各不滿四百餘人時督府殷公大征古田調狼兵十餘萬屯城下余内固城池外安兵衆晝夜不遑寧處狼衆久無統屬恃強衆擄掠擄姦淫恣無顧忌民苦而訴之督事恐激變計無所出余不忍坐視乃進而謀于兵

遣密造材官數輩偕四囚驟於市不書姓名各營自相疑阻其患遂息監軍道發俘囚數百名罷審內有幼者六十餘余憫其無知就見過各令易年歲而出生之正擬修學養士清田權稅爲百年計辛未春大計以閑住黜歸余之被黜也先年論佐古豫道出良鄉縣縣城蔡應揚爲縣令適鄉科也初與接見甚洽渠送車一輛載行李至涿州六月時雨淋旬與人文辰方至鄭令余承啓視之輛車盡濕始懼怒恍而思其出於無心隨怒爲量責遣之輿人度余終不釋然恐貽書蔡甥荒其罪反構謗以激蔡怒遂信而心恚之

蔡楚人爲江陵黨路推侍御後巡按淮揚余離適已二載猶太計尚有舉刺故摭無影四事彈劾擠擯余時在粵西去　君門萬里不能一鳴心迹竟泯泯罷歸此余命也柰之何嗟夫余本一韋布士耳素以忠厚立業宦遊二十載念切愛民畢尊奉公無機械變詐之習無蔽扑嚴峻之刑戊午冬入覲至滁州有獄人劉潤門朝生皆監生也素受余恩各持銀器五百餘兩遠來投謝余嚴拒之一切餽遺秋毫不染此心可對天日戊寅恭遇　今上大婚覃恩長子一麟以南兵部職方司主事照例　題請奉　旨准以原官

致仕余妻胡封四品恭人居嘗每思二大人不得一日祿養爲終天恨至耄年語及未嘗不流涕嗚咽侍庶母翁氏曲加敬禮謂翁在如我父在也沒之日含殮俱從厚附葬於先考墓側余鮮兄弟止有堂弟三人無不愛惜貧乏之各與田濟之姪義三幼養亦一體無間撫姪女若親生爲擇配于縣佐以奩具視甥濟一清吳一麟華教誨飲食自幼而長皆周旋余家視諸兒無異縣人司馬桓自出官門與余同庚雅好後余浦縣刃邑父母許公有傷浦死當道坐極爲主與謀遣戍遼陽余甚愍之適余第時吾家蒲州陳公任

山海關主事亦素知其冤因余函囑遂得縱歸及卒貧無幾頃薄塋余捐賫與其妻依祖墓而合葬焉適看連遭歲凶已丑旱甚族之老稚饑餓難存余與諸兒曲爲代賑庶幾不爲餓莩有疾苦則救之有貧乏則濟之卽未遇時亦無鄙吝色　有至官邸者罔不抑心爲處各厭其欲而歸歸田以來杜門課子詩酒自娛胸次寬舒與物無忤足跡罕入公門遇里中冤獄若羅化一陳三李周一等力與辯白一無所私百凡以天理人心自相勸戒皆不設謀奪人產業爲子孫累歲遇社會或赴主宴浩歎暢飲盡醉方止未

嘗失德喪儀歸寢而已尚有微隱曲折無媿屋漏不敢備述此余生平之大槩恐百年後諸兒不能悉知余行之顛末今雖老尚能拭目手書自叙狀畧如右

廣西潯州府知府郭公墓志銘

郭子章

五雲北關之郭與予冠朝篤溪下驛浣溪俱出唐樞密使延嵩公後樞密墓在符竹諸郭皆由符竹分徙北關始祖以文勝國末由符竹徙今五雲北松關胄姓劉以文傳允和允和傳制宜制宜傳孟舉孟舉傳洞俱蚤逝繭俱三十六亡月日俱同不絕如綫洞傳寧方始衍四子仲即慶雲令贈奉政大夫臞學者稱小村先生今潯州太守簡齋公父也奉政公四子長庠生良避張氏出次庠生敏陳氏出又次英俊及濟

州公蕭宜人出宜人將免公夢一金紫偉丈夫揖而
入詰旦公誕十歲能文日誦數千言髫年補博士弟
子員奉政公劬役家徒四壁立公師伯兄攻苦食淡
與諸名士相切摩大有聲譽序皆學試三冠五雲士
嘉靖甲子舉於鄉繇猶制劄國志已上春官始改姓
郭更名鼎忠慶展再上條行不售以母春秋高謁選
拜亳州守亳故號饒守者多罷職是府千官南虞衡郎
亳只旂夕以書相淬勉公曰亳故名苦縣吾敢不凜
凜持冰蘗行鄉約刻孝順事實以風甫朞民作三十
謠歌印圖懸之國門辛巳冬贈宜人旅卒于署士民

哭送境外爲公立生祠公奉母柩歸葬偕仲兄彥家居廬墓讀禮乙酉服竟補鄆州雖俗稱悍喜鬬公亭疑平反歲饑甚路殍相望尸填於壑公施糧施粥拯濟咸據夏四月大旱公禱誠感甘澍大雪民作瑞雪圖以志州故有周程張計四公祠公一新之講說乃數十楹處厚彥肆業其中士爭自濯磨相與砥礪明年入　覲命歸德府丞似總宋公采欲宗伯洮公龍江交口爲公稱府丞孟諸商丘之間惜恐一日去公如失慈母也公去雖士民攀留如邑生祠祀之尤閔莊公治歸德十異寧與卿丁亥決河淤　上命工

升都給事中常公居嵌治河委公督工公經營節省委䇿調停越二載工成視河使者奏治狀第一奉旨陞俸一級三載考績最恩綸褒嘉贈慶吳公如公官母蕭妻張贈封俱宜人會陳州兵變當事者借公救之公往廉得其故誘首惡置之法脅從犂兇悔禍精類公悉貰之陳州底定癸巳陞廣西潯州府知府歸德人戀戀公如去亳雖日士大夫設祖帳百餘里信宿乃還公初入潯潯郡外分兩河河分兩關商艘湊集故禁三日一放湍急舟擁人船俱溺公至弛禁不特啓關人貨兩完活稅額外豪無別賦甲午六月

旱魃爲虐公請禱夢朱衣白簡神人來謁黙示雨期晨興烈日當空少選微雨濛濛抵暮滂沱四履周洽潯饉民雜處公戢星出入憯怛勤恤閭閻詞訟不苦析楊不苦臏爰質成者累累公亦遂以此勞瘁伏枕載病赴 覲至黄州劇予時爲楚藩右使公書來訃議予曰入 覲中途病亦時有之例當具疏告病仍聽銓部考察夫留患病經過郡邑當告印照予乃爲公代草公留舟中差人上疏肯下吏部覈覺察淩公在留列部給劄云潯州府知府郭某術謹之行通達之才歷官夙有賢聲守郡尤多惠政中途患病尙存

補覲之心久治不痊乃決懷歸之念合集展限沿途調理痊可入粵復任三月後賫西撫按移文來借公脩少平而高尚之志確矣竟具致仕狀以復絕無出山意築室小閣琴書自娛時邀達者論道談禪暇則垂綸十八灘採藥芙蓉山間或課子弟督耕耨扵庭風虎怡怡如也歲時修祖墳葺饗堂買祭田其聚盛追思正菴翁一派豈約不齊自昆弟以及再從三從亡居者屋之亡妻者室之死亡所歸者殯之亡後者後之亡食者食之孝友之聲洋洋家族邑郡仰止高風屢請賓席不赴懸車閱九載始終世公名淵字蓋臣生嘉靖辛丑十二月廿五日卒萬曆壬寅七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三

慶遠府同知葉公禎墓碑

丘濬

天順六年冬十二月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公以廣西慶遠府同知葉禎死事聞請卹請加褒卹　上俞其請錫以　誥命贈禎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兩藩吏民及天下之人聞者成咨嗟咸以爲　聖天子之褒嘉都憲公之扶翼所以風勵有位非特爲一葉氏也嗚呼至哉君世家東廣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猺時竊發爲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迨官潯州又當猺出入往來之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欲爲遠慮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

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官又以責不在己不復動念慮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倚挈之莫為仰望所轄州邑民餘無幾嘆曰宜民盡矣及今不為後無可為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郡中合行事宜建白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智慮者圖所以禦寇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啣首卒父號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

敢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
賊雖稍戢而其徒狃於常勝益憤嗤互相糾結思必
甘心於君而後已未幾賊大閧旗山民告急守將若
罔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塵奔潰甚非往昔
比不戰自潰子女在旁而得生者餘千人君既旋兵
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戰所殺畧相當
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羅
爲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持牛酒
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絕
蠻寇就以此爲犒賞之資土兵亦欣然聽命趣敵殊

賊合衆攻羅剌等村報至君躬請于哨守都指揮黄鉞等曰民危矣我誠爲民父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黄方與黄知府命次學官力止君行曰喇徑開村寨直當事耳君錯愕再四繼之以泣二人者畧不之省君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之土民會兩府所調出所作背畫箭之衆義其言咸感憤願効死力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中途柳青舖前賊遮要出人頭山下横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無救援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横矢刃向之君身被數創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璩用和

等三百人皆死之歲己卯二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忌君者恐其成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然甫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與遺下所虜人畜棄圍去邢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徧山谷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哀淼數日始斂神色不變寓櫬城下手香燈爲文祭哭者相枕不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愬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沿江兵護其喪東歸道經所命下巡按御史命宜人置屋祠

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皆詩以悼之云君諱禎字贊吉別號確齋幼補郡庠弟子員以毛氏詩領宣德乙卯廣東鄉薦連試禮部得校官輒辭不就卒業太學者久之解褐得潯州府同知丁母彭氏憂起復改廉州府專職撫民所至取古良牧守之政宜於今者行之其始也人皆目以迂僻及其久也莫不翕然大於以化君性勁特外若簡曠而中確然有守遇事奮發敢為心志所嚮利害禍福皆所不顧與人言竭盡底裏不復周防避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妻子不免饑寒不卹也赴官宜時道遇郡人為太學生者以之絕糧探橐無所得遂質同舟者白金十兩與之其好義多此類年僅四十有九

栁州府同知伊先生伯熊墓志　袁袠

伊虛室先生者吳人也諱伯熊字臣舉其先海州沭陽人也宋之南渡而遷于吳云　高皇帝之初建金陵也徙人實京師故高祖彤者又繇土元人封尚寶司少卿高祖妣朱封宜人曾祖怫曾祖妣侮伯祖倪舉進士官工科給事中祖溥封南京刑部主事祖妣顧贈安人繼陳封安人父乘舉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妣蔣封安人僉事公之赴蜀以道險欲分蔣夫人與仲子伯熊乘他舟以防不測先生年十三對曰死則同死耳奈何分舟乎遂同舟赴蜀故金華潘

公卯亦官蜀試先生文奇之命其子少司馬希曾公同講習弘治庚戌歸南京兩試儒士不第補應天府學生故御史四明方公誌提學考先生第一命諸生爲經文會擇諸生之明經者校文而校易者三人則先生與太常卿崑山方公鵬少司寇太倉周公廣也正德丁卯中鄉試戊辰會試今大宰吳公一鵬同考校易讀先生初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而先生以逆瑾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惜賦詩送歸由是名益振庚辰會試不第就選深州知州州富民滿存救刺請罪

存皆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讐而前守適移
書言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
過即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
府使下州督促供張繁費民不能堪先生至則懲其
慢令完其稍滕不旬日而辦乃後州事不愆期而府
使不再來矣於是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民辟荒萊奬
贊校正禮俗而深以大治深地錯文覇寇劫肆掠乃
增城浚湟簡士卒肄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作亂蔓
張畿輔先生以公事出郡事者驅民登城賊未至而
民先疲先生聞悉散遣之倡勇敢中保伍期寇至則

乘城民便而盜亦戢不敢犯境州人張廷雄千貲三千者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乾于勢家乃訐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飲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即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其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我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耶凡經擬斷囚自謂不冤而上官亦無改擬者諸上官有事畿內若清牘稽倉檢災覆獄類承委先生即事事當上官意無弗下禮幣勞獎者今 皇帝之入踐大統爲

出眞定循鄉縣眞定要衝也先生承檄攝事平道路
理橋梁飭行宮潔庖湢上供軍需下至帷幕器皿靡
弗恪豫事集而民弗擾胡僧班丹朵笠奪民田萬事
敗有力者爭佃之乃歸其田于民而徵稅如故勢家
有侵民田者丈量而歸之癸未蔣安人喪歸深人遮
道泣服闋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人咸
來謁絡繹于途三日無虛日前守祁者多良吏乃仍
其舊貫益尚寬簡山西鎭守太監張共族殺人求援
於張張曰知州豈宛人者邪他縣令常誤入人先生
承委覆決其無理取勝者謂人曰伊公不可欺遂以

實苟夫能使中官不敢以私謁而無情者吐實此豈
嶷嶷俗吏瑣瑣者能之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忠信之感人也其他宥輕刑故如此類者尤衆
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乃即役之難易家之富貧而
審均之正其冊籍杖吏斂戢民間養官馬者曰困則
爲教以孳牧之術嚴其殿最之令而民稍蘇矣訟罰
贖者多令入穀爲歛散賑貸之法徵賦則民皆先期
納不笞一人禱旱捕蝗必躬必誠而旱蝗亦不爲災
野蠶成繭令請以聞則抑之李得山四世同居爲請
于上旌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陳泰有粟二千石

畧倣義倉以千石振鄰之不足則請致鄉飲鄉大夫之貪而有守者加禮而厨之在邦三年遷廣西柳州府同知去之日邦人遮道泣猶湶人也柳道遠多瘴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此卒將卒不亂語子大生曰吾得正斃者矣夫何言雖然吾死爾必儉用而下人先生學有根源著易義四卷行于學者從游多名士

桑悅傳

桑悅字民懌居海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故為大言嘗軼次古人以孟軻自況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蘇文公曰此小兒號嗄耳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體故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時悅為博士弟子問不當刺又厚自詡使者大駭不解其為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姑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

服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自立
以待昂霄聳人衆世之習非所宜追也閒者屈迹
求獎得可貴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孤
白之裘而反襲之也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與試
曰豈江南桑生邪狂上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
召令觀所為文給曰某人誤恍心知之曰明公謂恍
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恍觀濬曰然則生試為之
歸誤以奏濬稱善濬償以絶項恍詣謝濬曰絶項
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恍嘗上方芍藥價所不
足甘而一絶項何味卓具哉初恍名在乙榜至見謁

某州博士濂賜之壯丹一種戲曰後當送洛陽令故
遺生表家紫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
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按將行請濟別濟曰某州博
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按至州不爲迎按問長吏
悅今何在豈有恙邪長吏素憚悅皆詒之曰無恙
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按使吏往召之悅曰連
宵旦雨淫此傳舍泥濘室竹不康何得敢按言既旅
胡床坐吏報歸按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
謂天下未有無耳者乃今知有無耳者按是也且悅
非可能令來者按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見乎不能

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掾閣欲收之緣游不果後三日悦詣掾見程博士當蹶掾悦長揖即就列掾作厲曰博士以掾為不當蹶耶不足蹶耶即有學何能加趙公悦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損譽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賢過悦耶今明公以商皮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咸重耶悦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悦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容悦因辭紱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掾嘗遊兩博士自隨悦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侍拔文不坐悦奮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骨為禮小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

得坐即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臣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子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臣衡不敢望假令臣衡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從爲之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芒屩往來郡邑間

論曰以民釋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以美垂鬼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豈命也哉文則僞妆欲使端士稚述雖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設唉皆古今名碩周進盡是亦雖盡非傳曰笑古人之未工志巳事之巳拙則其大惾也孟軻在當時無所遺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巳推原其意豈亦以軻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賓州知州蔡運傳

蔡運江西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官四川叅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鬱林州同知張君鐸墓表　王直

張氏之先洛陽人五季之亂始徙家泰和太熙鄉中有兄弟二人同舉進士曰汝賢爲江淮發運使曰汝明爲湖南觀察使皆有盛名而家益大有諱琮至君之曾祖君瑞祖文良父子禮皆不仕文良長身玉立言行不妄鄉稱善人子禮則謹於事親而勤以植家自少與翰林侍讀梁先生友善及君則又與先生之子候官令叔蒙嘗同學有麗澤之益諱鐸字振文自邑庠生充貢入太學友天下之賢而學益進謙恭自持謹於禮度歷事兵部禮部俱以謹慎得名歲丙辰

有鬱林之命鬱林甌越地自昔稱僻陋之邦其人知力田務本而秀民亦頗好讀書然風俗未盡淳君一以寬簡爲治而民安之乃興學校申教條嚴則朔詣明倫堂集諸生講論豐其供給蠲其徭役以課勵之由是諸生皆勉學以圖仕進民有兄弟爭訟者君諭以大義使退而自思往往不終而罷州南有廢地弗治君教旁近民使墾耕而食之曰吾不取汝稅也人知君意在利民凡廢地皆墾耕郡中幾無遺利於諸壇壝以事神保民者皆治祭以時由是水旱疾疫禱之輒應而民受其福田州人爭地相讐殺久不决落

省大臣知君可任乃委君及諸司所遣官屬往平之

宣布　天子恩德與不忍加兵之意按圖誌考故實俾各循其舊一毫饋賂不得行於是皆悅服而罷壬戌述職朝京師奏課在優等歸至郡得疾惟弟三子志在側醫藥弗效志禱于神請以身代亦弗應疾革謂志曰爾幸領鄉薦宜益勉於學以顯親揚名毋怠言訖而逝距其生洪武丙寅年五十七志自太學選爲南刑部主事當之官來求文表墓上

廣西横州判官王君濟墓志銘　劉麟

王君諱濟字伯雨別號雨舟其先泗州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烏墩鎮遂世為烏程人道輔生敬先敬先生宗孝宗孝生瑜瑜生英號且閒林器爽而篤于義弘治間例授蘇州衛指揮使君之考也娶朱繼娶何何生君君少穎敏好學弱冠補郡學生例補太學生試秋闈屢蹶年踰壯謁銓曹授廣西横州判官横嶺南瘴癘地去郡幾八千里君怡然就之横會缺守州政多弛盜且作君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横人集議議定乃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横宜横俗丕變

盜亦潛弭州以無事君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
其下采其風土物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
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所論遊猛事尤詳識者服其
先見無何以母老乞疏終養橫民傾城畱之不得歸
事何又十年色養之餘沈酣古雅與僉憲西渼龍公
覓太白山人孫君一元輩觴詠取適君衣冠甚古居
當吳越要衝騷人墨客日常滿座酒行意暢忽自稱
紫髯仙客或病其放君不然若沉冥而中實介然決
擇若今銀臺張石川奉其翁天方公吟眺往來殆且
十年得詩若干篇好事者題曰浙西倡和梓行于時

夫賢斯慕慕斯集集斯勝勝斯述述斯永觀是許君子以爲知道樂而貞和而文名教餘地庶幾乎浴沂之亞鹿上如雲者不能衝風而表乎千里逢迎恭不勞慎不慈非忠信固存其何能殺或以爲放何是以知之若其從弟大學生洲少失怙又罹多難君內勸之學外禦其侮怛焉惠焉放者固知是乎下洲一等者君捐背以通其有無難則排之紛則解之有告于君君應之無難色放者能之乎又其下者遷謫剡竄饑食之寒衣之藥餌樓埋之雖倒囊不惜放者不棄也故內外人士瞻望而舟若綴旒之有光深追痆慨

以爲恆至浮屠傾圯亦力治而不惜或曰雨舟爲才所使不然要皆義稟獨厚遇事激發無所不至求之同生固稀逢也庚子八月十九日卒所著有谷應木南詞和花蘂夫人宮詞若干卷傳于世嗟乎雨舟已矣君有决科應制之器不獲取一第有長民御俗之術不獲領一牧有溥物崇古之識可以追騷翼雅谷應木南宮詞諸作不足盡其才太白山人西溪龍氏兄弟姑蘇張氏橋梓論道說詩以及四方儒彥臨眺往來觀其雕粲藻棡錦衾繡茵多上世所道益以法書名墨照從贈和之詞閱之信宿不可窮盡意興悠

然非尋常可及銀臺君狀其行有曰沖襟曠度可以

敎鄙可以寬薄益久交而獨見也

廣西橫州州別駕王君濟行狀　　張寰

君諱濟字伯雨雨舟其別號云姓王氏其先爲泗州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南遷遂籍吳興之烏墩鎮道輔生敬先敬先生宗孝宗孝生瑜瑜生英號旦閒君之考也以材能自振豪爽而酣于義弘治間例授蘇州衛指揮使娶朱氏繼何氏生君君少穎敏而好學博洽自許尋由郡學生例補太學生屢蹶于秋闈齒既踰壯始謁選銓曹授廣西橫州判官橫爲嶺南

瘴地士多不樂往君怡然就道比蒞州州方缺守倅攝篆稅事盡得其俗之習尚政之利弊召父老庭下集議可否而從革之于是民知向方盜亦潛弭俗用丕變君退食多暇植湘竹盈庭日録其風土物產大異域中者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俾後之人有考焉其論逆猛事尤詳確人服其先見君以儒術緣飾吏事超然遠覽一州別駕居未展其驥足而方可以觀其政矣未閱歲忽念母氏春秋高疏乞終養上官倚任方隆下及耄倪遮道留之竟弗能奪歸事其母何夫人年踰八十養志者十年暇日游心翰寄

與山水時則有若致仕尚書南坦劉公麟僉憲西溪龍公霓太白山人孫君太初方結社湖南喜君之履爭邀致之登臨觴詠高厲自持所謂崇雅小社者但自南坦公傳諸海內爲美談云且聞翁改官陡有諸蓄將卒左右言于君請收視其所有者君斥之不一省問曰吾母及吾女兄弟在忍以綱華傷厥心那從弟太學生洲少失怙恃多難君爲延師家塾教之而抒樂其外倂力撫其成厥堂基廣載繁族人莫排流州衛軍裝每五年徵旅適累其族之貧者尤甚欲已產代之婣黨隣里故舊凡以貧病死皆恙於君者

衣食之膺君之樂與攢攖之心縣吾營境內浮圖頹廢或謂然後可以光人文君獨任之未幾登科者衆二人

教授李文利傳蔡干穀附

李文利字乾遂成化庚子鄉薦授桂陽縣教諭家傳理學行己清修嘗校文兩浙如方伯范輅及姪方伯永鑾皆其所甄拔陞思南府教授所著書有律呂元聲發揮呂氏春秋并隋志劉恕通鑑外紀所載伶倫制律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徹少極清正宮聲爲樞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術環無窮正隔

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書圖立說凡六卷揚月湖廉舜其天授獨見嘉靖三十年秋鑾爲御史題請于朝以復古樂惜有司鮮通其說者韓官閣議其議從其兄元講究是書序而刻傳之然王浚川廷相辨其不然發對於舊說久矣厥後有蔡于穀者字虔璧東沙人歲貢入太學授湖廣行都司經歷卒于穀修行積學博通古今在國子時禮曹鄭善夫疏薦其明習理數請召擢以正司天之謬不果用嘗著閏國事略十卷有抄其稿者久而易名曰龍飛紀略刊布人不知其出于穀也時論以于穀之學與文利頡頏云

龍江驛丞杜長公常墓志銘　張時徹

在昔騶虞代行兔罝俗美閟誨宜介競相慕悅以爲躬之不逮也故緇衣篤好杕杜興懷斯其懽之亦至而赴之亦勤矣世之衰也棫樸繁興質行鮮寡干戈起於比隣毒螫藏於燕妮又惡脂所謂朴茂豈弟之風乎嗚呼若杜長公不猶行古之道哉公諱常字守經竹月隱公長子也孝友天至逮事王父樸極誠其奉而竭力窀穸之事競競焉即隱公亦不知其贊所由辦也有弟二人曰井曰晟曰出悉推世業與之而獨任養生送死瑣鉅諸務昇遊學四方客死於錯射

往歸其喪曰於我乎瘞出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女兄殯而貧其子揹弗振也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他如厚筐篚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捐資以葬人之不能喪者如其喪諸種種義行都若此平生不妄言笑不輕與人羣御家莊而有禮諸弟益甚嚴之女婦肅肅治蠶織饋餉事罔譁于室罔羣聚而嬉謂施於有政者非耶于姓踰禮凌節郎疎逑亦撻責之行於道則卑幼肅恭俟其過過卑幼門門者疾趨降階肅揖而送之與人于言依于孝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兄弟言依于友間有反唇詳語或戾而閱墻者日有

孚格曰杜長公得無非乎初爲奉化功曹同輩櫟市患疫病者衆徙以避長公曰夫固谷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訶也而衆頗疑之長公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人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南溪晨出走衢路遺一青衣囊畢之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于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郡料持五十金輸縣將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督辛至前驅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即舉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長公曰君謂

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後奉化曹尹蔚溪唐尹同會於棘闈益談及社稼事而各舉所聞歎曰孰謂世無好人哉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長公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于聖賢非可以椽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廉其幹會有以毒藤自殺者而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而當之死具獄上憲司則移長公覆訊訊乃出之守怒其反而笞之長公曰嗟天乎辨冤而受可矣笞何憾耶後征蠻事起臺憲檄之督兵以此嬰疾卒於師舍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終